

論叢書之四

44.0.4

窮兇極惡走瀆崩潰

—— 蔣政權的深重危機 ——



東 北
圖書室
行政學院

D
D3
D

東 北
圖書室
科學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出版

1947.5



C0756529

時論叢書之四

窮兇極惡走向崩潰

——危機深重的蔣政權——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宣傳部編

一九四七年五月

十一月以來的戰局	（解放日報社論）	一
郝屬舉事件的教訓	（解放日報社論）	六
東北戰局在變動中	（自衛報社論）	一〇
窮兇極惡走向崩潰	（解放日報社論）	一五
中國人民偉大門爭的廿年	（新華社社論）	一九
戰局的轉折點	（新華社社論）	二二
晉冀魯豫戰局的新階段	（人民日報社論）	二七
全力準備反攻	（新華社社論）	二八

附	十個月來蔣軍被殲七十九個半師（旅）	
附	東北我軍春季戰役之戰績	
	背叛人民的和逆舉見陳毅將軍談話經過	
新華安會	（新華社社論）	四六

附	『改組政府』把戲的遷延及破產	
	蔣政府『改組』的醜態	

四大家族就是危機……（解放日報社論）……五七

二

附

四大家族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

蔣介石的經濟危機深刻化了

十一月以來的戰局

——解放日報社論——

去年十一月是蔣軍攻勢開始衰頹的月份，是人民解放軍開始轉入主動的月份，是蔣介石軍事危機開始到來的月份，是戰局開始變動的月份，本報在十一月五日的社論中已經作了詳細的分析。

蔣介石對於自己軍事危機的到來，是到了蔣記國大開幕以後——即十一月下旬才意識到的。至于他同某部下——比蔣介石更蠢些，更誠到了十一月才自嘆「命苦」。當蔣介石及其部下意識到他們的軍事危機的時候，他們就企圖掙扎來逃脫這一軍事危機，為此就用了政治上軍事上的許多辦法。

政治上的辦法——第一是蔣介石勸諭其部屬要重「國民大會」上通過公法法西斯獨裁的五五憲章，即通過一個比較隱蔽的法西斯獨裁的憲章，即現行的蔣記偽憲。十一月二十七日，午四時，蔣介石在南京勸諭社會各界國民黨「國、民」代表，告誡他們要「謹做」。蔣介石說：『這次修改憲法就是爲了打共產黨。現在是本黨的危急存亡關頭，大家要聽我的話則有前途，否則完了。我們不能堅持五五

憲草，要通過政府修改的憲草，這是我們的總退却。總退却是爲的採取攻勢。退却我是不願說出，大家這樣忽視現實，不明策略，這種近視觀念把我逼得不能不說了，這些話絕對不能對外人說。」

第二個政治上的辦法：就是二月間蔣介石所噴出的『和談』，這個『和談』的目的就是要實行所謂『現地停戰』，以便鞏固佔區，休整兵力，取得美國新借款，然後再來大舉進攻，澈底消滅人民解放軍與全國民主運動。

蔣介石軍事上挽救危機的辦法，就是放棄次要戰場，集中兵力於主要戰場，以恢復其攻勢。從十二月中旬以來，蔣介石已數次實行這種辦法。

第一次是在十二月中旬到一月中旬。這時候蔣介石的方針是集中兵力進攻蘇北。爲此目的，他從後方調了整編第十四師、整編第六十四師和整編第二十師共三個師到蘇東戰場，又從晉冀魯豫戰場抽調陳誠系整編第十一師到華東戰場，再從台灣調整編第七十師到晉冀魯豫戰場，代替整編第十一師。這樣蔣介石就向華東戰場增調了四師。蔣介石對蘇北流陽進攻的部署，是以整編第十一師、整編第六十九師等兩個師（即軍）從西面進攻，以整編第七十四師、整編第七師等兩個師（即軍）從南面進攻，同時以五十一師、五十二師、七十七師、五十九師由臺台綫向臨沂前進以爲配合。十二月中旬起至一月中旬，我陳毅粟裕兩將軍所部展開反擊，乾淨消滅蔣軍之整編第六十九師師部及三個半旅，並在魯南地區乾淨消滅其整編第二十六師、整編第五十一師及第一快速縱隊與整編第五十二師一部，

取得巨大的勝利。我人民解放軍在其他各戰場，亦取得許多勝利，一月份達到殲敵十二個旅的空前紀錄。總計十一月份至一月份的作戰中，我人民解放軍殲滅蔣軍二十四個旅，平均仍為每月八個旅。在城市的得失方面：十一月至一月，蔣軍佔五十五城，我軍解放五十四城，這就是說蔣軍在三個月中只佔去了一個城。

在一月失敗之後，比蔣介石更蠢笨的陳誠也發急了，當然蔣介石自己更加發急，於是就由陳誠、蔣介石、周至柔等親自到徐州去佈置新的進攻，以圖挽回更加深重的危機；而其挽救危機的辦法，除了更加集中兵力於一個主要戰場，因而更加放鬆其他戰場和更使後方空虛以外，再沒有其他的辦法了。這就是此次蔣介石對於臨沂的進攻。

蔣介石對於臨沂的進攻，是用盡了一切力量的。以動員的兵力而言，在龍海路徐海段以北進攻的蔣軍為二十三個旅、四十八個團，其中集中於臨沂正面八十里的戰線上，有三十九個團，在臨沂以南及以西的第二綫部隊計二十個團，在北面以膠濟路向臨沂進攻的有二十四個團。南北兩面合計，蔣軍進攻臨沂的兵力共達七十二個團。此外，蔣介石、陳誠並將冀南豫北戰場之第五軍與整七十五師、整八十五師及武漢行營的整七十二師調至魯西戰場，使與魯南相配合。像這樣的集中兵力，是此次內戰中規模最大的空前的一次。正因為如此，它也很可能成為最後的一次，就是說如果人民解放軍粉碎了此次進攻，蔣介石雖然還可能抽調兵力集中進攻某一地點，但是決計很難像過次一樣集中兵力了。

蔣介石所以必須如此再度的集中兵力，並不是由於他還很強大，他的正規軍被人民解放軍殲滅，截至一月底止已達五十六個旅，他的偽軍及保安部隊被我殲滅的數量還未算在內。他之所以必須如此高度集中兵力，一方面由於士氣低落，非此不足以壯膽；另一方面，因為他妄想向我求戰，殲滅我解放軍的有生力量。蔣軍對於人民解放軍的威力是懼怕已極了的，所以即使集中了這樣的兵力，仍不敢對臨沂冒進，一百六十華里路走了整整半個月，才走到臨沂，平均每人只走上華里多一點。此種烏龜速度，即表現了蔣軍恐懼程度。

蔣軍佔領臨沂，對於蔣介石說來，是軍事上的勝利還是失敗呢？我們說，這不是我們的勝利，而是失敗。其所以不是勝利，是因為他得到的乃是一座空城，根本沒有找到人民解放軍主力在什麼地方；其所以是失敗，是因為他集中起來的兵力撲空以後，又將被迫分散，這個分散就把以前的辛苦集中全付東流，而失掉他的局部優勢。他如果不分散，他在臨沂地區決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我們的兵戰英雄豈不又要自歎『命苦』？總而言之，這就叫作『進退維谷』。蔣介石不論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現在均已陷入『進退維谷』的苦境。

在人民解放軍方面，則情形完全相反，當蔣軍越是高度集中於一地的時候，第一是在其他戰場上，第二是在這一戰場的其他方面，第三是在這一戰綫上的若干段（例如進攻臨沂前綫的側翼，由部團舉攻軍擔任的一段）就都留出了更大空子。在這些地方，人民解放軍就容易大量殲滅敵軍，在蔣軍

未到臨沂以前，人民解放軍已經消滅了魏鳳舉叛軍，在蔣軍佔了臨沂之後，這種捷報就要更多的傳來了。而且必將連續不斷的傳來。

總之，從十一月起，戰局已由進我退的局面變為拉鋸式，一進一退的局面。這是十一月以來戰局的一個基本變化。蔣介石所希望的，是從這拉鋸式的局面再回到十一月以前的局面去，但這永遠是不可能的了，這只是蔣介石的妄想罷了。今後可能的一種，是這拉鋸式的局面再會繼續一個時期，另一種是這樣的局面：便是人民解放軍大踏步前進收復失地的局面。當蔣軍越來越集中其兵力於一地，而人民解放軍又繼續大量殲滅蔣軍的時候，蔣軍的陣地就由面而變為綫，由綫而變為點，蔣軍的主動也就由全部變為局部，再由多數局部變為少數局部，再由少數局部的主動變為沒有主動權。蔣介石每一次集中兵力，就意味着他們的陣綫更進一步的瓦解。不管蔣介石如何掙扎，是逃不過這一規律的。戰局的決定因素不是別的，仍是有生力量的消長，包括軍力與士氣的消長。在人民解放軍繼續大量殲滅蔣軍的情況之下，戰局的進一步的變化是必然不遠的了，人民解放軍全體將士的任務是繼續消滅蔣軍的有生力量，以爭取戰局的進一步的變化更快到來。

（三十六年二月廿二日）

郝鵬舉事件的教訓

——解放日報社論——

昔者自己退出內戰、擁護民主的諾言，拋棄華中民主聯軍的光榮稱號，當蔣介石進攻臨沂的走卒的郝鵬舉，已於七日被山東人民解放軍俘獲，從他背叛到被俘前後僅十一天。去年一月九日郝鵬舉表示願意與人民解放軍合作，成立了民主聯軍。解放區軍民對他的態度是再友好也沒有了。解放區政府對該部的待遇比對人民解放軍還要優厚，也是再好也沒有的了。這種情形使郝鵬舉在去年夏天所說的「要向反動派展開自衛戰」及今年一月九日致毛主席與朱總司令的電文中也不能不自認：「我們（郝部）在解放區曾得到軍民的熱烈愛護與幫助，尤其他們常從一百里外送給我們給養、柴草，真是使我們萬分的激昂與興奮。」「在此期間迭蒙民主政府及中共華東局對本軍在物質上予以優厚之供給，在精神上予以兄弟之愛護，並協助本軍進步，改善成爲人民武裝，全軍將士莫不感激興奮。」

擺在郝鵬舉面前的道路是很明白的，如果他實踐諾言，與人民一起反對內戰擁護民主，他的前途

是光明的，如果他背棄諾言做爲賣國賊獨裁者蔣介石的走卒，則勢必遭受蔣介石的歧視與犧牲，勢必歸於消滅。

在整整半年的愛國自衛戰爭中，郝鵬舉擁兵萬餘，未曾作戰，不爲人民出力，人民仍是原諒他。去年十二月間郝鵬舉與蔣軍的勾結日益顯著，人民解放軍又曾告訴他：我們是主張來去自由的，必不相強，但是希望他不要參加內戰，不要向解放區進攻，加重人民的痛苦。在此條件下，人民解放軍亦可不向他進攻，人民解放軍對於郝鵬舉可算做到仁至義盡了。

但是十一月廿七日郝鵬舉要『還軍於國』了，什麼叫做『還軍於國』，那明明白白就是投向郝鵬舉所痛罵過的反動派蔣介石，明明白白就是自己想反動。果然，投蔣之後，蔣介石既不讓郝部開入海州，又把他放在第一線上一個側翼的孤立地位，他自己居然也願意做進攻人民的先鋒隊，並在此次蔣軍向魯南大進攻中，積極向解放區進攻，願意做蔣介石的犧牲品。結果人民辦到了懲罰叛逆，郝鵬舉也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人民解放軍是清楚郝鵬舉的歷史的。郝鵬舉是中國的軍閥中著名的反復無常的一個，是具有野心的奸猾狡詐的封建軍閥，是當過漢奸的民族罪人。雖然這樣，但是人民解放軍以與人爲善的宗旨，當他由蔣介石反動營壘中宣佈退出內戰、擁護民主之際，總希望他真能够回心向善，做個好人，將其軍隊改造成爲人民的軍隊，爲祖國人民做些好事。爲此目的，並不惜長期等待其覺悟。人民解放軍決不

畏懼美國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當然更不畏懼什嘛鄒鵬舉。人民解放軍也只所求於鄒鵬舉，我們所以做到仁至義盡，全是因從減少人民痛苦的要求出發的。

可是歷史證明鄒鵬舉這樣的封建軍閥是決不回心向善的，對於這種封建軍閥，槍桿子就是他的個人私有財產，全體官兵就是他的大奴隸和小奴隸。這種封建軍閥根本不體什麼叫民主，對於人民給他的恩典是毫不感激的，對於人民是毫無感情的。他的一切作爲，包括漂亮的以至『革命』的辭令，其目的僅在投機取巧，這種封建軍閥對於帝國主義和大地主、人買辦、大資產階級，倒是有感情的，雖然明知蔣介石歧視他要犧牲他，決不會給他什麼好的前途，然而在緊急關頭，他決不願替人民出力，一定願意替蔣介石當馬前卒、當犧牲品的。封建軍閥裏只有一批像鄒鵬舉這樣的人的，他們就靠翻雲覆雨起家，靠勾勾搭搭起家，其中之一就是最近就任的張嵐峰。鄒鵬舉、張嵐峰這一流軍閥，日本人來了可以當偽軍，人民解放軍來了可以講『民主』，蔣介石來了可以『還軍於國』，但是他們決不爲人民拔一根毛做一點事，他們只爲自己的昇官發財做事，爲剝削人民壓迫人民做事，如果要以這種軍隊當作民主軍隊，那末殷鑑不遠，請看鄒、張。

什麼叫作人民軍隊？什麼叫作民主軍隊？從封建軍閥的舊軍隊要怎樣才能變爲人民軍隊與民主軍隊？

很明顯的，光光換個名稱，光光來個宣佈『起義』，舊軍隊不能變爲人民軍隊與民主軍隊的。

從封建的舊軍隊變為人民的軍隊，要經過痛苦的激烈的脫胎換骨的革命過程，這個革命的內容就是第一、打倒官軍壓迫士兵、上級壓迫下級的軍閥制度，實行一個新制度，官兵一致的制度；第二、打倒軍隊壓迫老百姓的制度，實行一個新制度，即是軍民一致的制度，即是軍隊為人民服務的制度。這種服務不但是口頭上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實際行動上為獨立和平民主而作戰，而且要徹底貫徹到日常生活上，處處為老百姓服務，如像極其嚴格的實行擁政愛民、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實行這樣一個徹底不留情的大革命大翻身之後，然後舊軍隊才有可能變成新軍隊，變成人民軍隊與民主軍隊。這種革命如果沒有進行，那麼士兵羣衆的政治覺悟就不能提高，而如果廣大士兵的政治覺悟不提高，士兵不能成為軍隊的主人，那末即使有幾個官長想使他的軍隊成為人民軍隊，也是無濟於事的。如果不進行這種革命，或者進行得不徹底，這支軍隊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就沒有可能進行人民戰爭，就沒有可能以劣勢武器戰勝強敵，就沒有可能應用人民軍隊的戰略戰術。相反的沒有經過這種徹底革命的軍隊，不管名義上叫什麼，實質上仍舊是封建軍隊，即使一時顯不出來，在緊急關頭就會顯出原形。這仍是二十餘年來革命運動中屢試不爽的真理。

我國是有許多真心愛國的軍人的，他們的最嚴重的任務是懂得上述的真理，而真正的下決心以百折不撓的毅力來改造自己的軍隊。中國人民為了祖國的獨立、和平、民主，是急需用真正人民自己的軍隊，即人民軍隊或民主軍隊的。但是惟有在上述的那種改革之中，才能從舊軍隊中產生出新軍隊來。

這種改革乃是可能的，但是必須有決心。這種改革可以成功，因為已有現在的人民解放軍作為榜樣了。但是如果沒有這個決心，如果害怕痛苦的激進的說換言的革命過程，那麼蘇聯舉事件的教訓就沒有波卡門領會。

（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

東北戰局在變動中

——白 衛 報 社 論——

今年一月以來，東北戰局已開始了新的有利於我的變化，我軍已開始逐漸轉入主動，敵軍則正在走向被動。這一估計是正確的嗎？是正確的，當前局勢的發展，證實了這種正確性。

從一月七號打其塔木戰鬥開始，我軍各部在各個戰綫上對敵展開英勇的反擊，各綫同時告捷。到二月中旬為止，我北滿大軍三下江南，威震長吉，取得了其塔木（張麻子溝、焦家嶺）、城子街、及從靠山屯至農安之綫三次殲滅戰的勝利；我南滿部隊則在連續粉碎敵人三次進犯臨江以後，接連收復

輯安、金川、柳河、輝南、桓仁五城，並取得了對南滿戰局有決定意義的勝利。此外，我東西滿部隊亦於此時反擊敵人，獲得了大小不同的戰果，配合了正面戰場的作戰。

二個半月的作戰，計殲敵正規軍一個整師，八個整團又九個整營（零星的不計，被殲之保安團八千餘人尚在外），約佔敵全部正規軍的四分之一以上。這個戰績，約相當於去年全年的戰績（去年全年計殲敵正規軍一個整師，七個整團又十個整營，餘餘除外）。這對敵人的打擊很大，是一個殺威棒，是有關戰局變化的勝利；特別是北滿我軍給新一軍之嚴重打擊，使其三個師均負重傷，變成半殘廢，使蔣家軍在東北的兩隻看家狗（新一軍和第六軍）其中的一隻，被狠狠的揍了一頓之後，叫牠夾着尾巴，垂頭喪氣；也使其他的狗羣，在這隻狗被打落水以後，見到風勢不好，也就多少會毛骨悚然了。

幾次殲滅戰鬥和攻堅戰鬥的結果，給蔣家軍的士氣打擊甚大。僅就北滿而言：我軍在張麻子溝、焦家嶺、城子街、森山屯及農安附近幾次的殲滅戰，其塔木堅固工事的毀滅，圍攻德惠城我軍的炮火威力，使蔣軍士氣連續遭受嚴重的打擊，戰鬥力從此削弱，鬥志從此降低，盲目的自信心從此也就動搖起來。當我軍第三次向江南進擊時，蔣軍部隊在反攻行動中那股銳氣和守備時的信心，顯然是減弱了，這就是我軍殲滅戰和攻堅戰給蔣軍士氣種下的結果。這種情形的出現，給蔣軍在今後行動上增加了顧慮，增加其軍心的恐慌，因而也就會必然增加其戰爭中的被動。蔣軍士氣的逐次低落，蔣介石的走狗

杜聿明早已意識到了的，可是他也同蔣介石一樣，一向靠吹牛皮吃飯，想用吹牛辦法來鼓勵其部下的士氣。但事情偏不遂巧，迎頭給了他一個無情的諷刺，這就是三月初我軍按照計劃由德惠城撤回向江北轉移時，這位牛皮大王連忙在長春召集記者招待會，大吹法螺，說什麼「共軍死傷幾萬幾萬」、「共軍是烏合之衆，不堪一擊」、「國軍前鋒已抵松花江邊」……如此等等；他的法螺師父蔣介石，也就一唱一和，裝模作樣，趕緊派飛機送大批獎章，準備大專獎勵其所謂「功臣」的時候，不出十天，民主聯軍又「捲土重來」，一個八十八師便不見了；七十一軍軍部和八十七師在遭受打擊後，星夜從遼山屯逃回農安，嚇得魂不附體。因此，這位牛皮大王，至此只得說：「我不善於宣傳之道」了。這種報應，大概不會使他輕易忘記的吧！

現在來研究一下敵人的處境，是有益的。早在去年夏季四平戰鬥以後，敵人發動的因循就種下了。當時的情形是，一方面敵人利用四平防綫的被突破，長驅直入，進佔中長、吉梅、平齊各綫大部城鎮，開始了兵力分散，和兵力不足的弱點；可是另一方面，由於我們的根據地還未建立，我軍主力在長期作戰後需要補充休整，正是怨力反擊的時候，敵人發動的弱點一時沒有暴露也無法暴露，直到最近遭受我嚴重打擊之後，這一弱點才被暴露出來，而且看得很清楚了。現在的問題是，敵人能否挽回其被動，和我們如何利用主觀的努力，來增加敵人的被動，同時發展我軍的主動。

東北蔣軍為挽救其日益走向被動的危機，可能採取這樣一個辦法：一是從關內再抽兵到關外來；

一是放棄某些次要方面的守備，把兵力集中到主要方面，以期在這一方面造成它的優勢。可是，前一辦法，儘管敵人增兵東北的水陸二個大門還在閉着，但由於關內蔣軍的情況比關外蔣軍還更壞，過去半年多以來，關內蔣軍已減六七十個師；特別是現在我關內各解放區軍民正在日益轉入主動，并日益發展為大規模戰爭的時候，蔣軍增兵東北的可能性，現在比過去是更少了。而且用增兵作為條件達到挽回敵人被動的目的，是增加生力軍，而不是換過打受過傷的軍隊，當蔣軍的後備已經枯竭的時候，大量生力軍調來東北，是不可能的，把換過打負過傷的隊伍增援東北，那是半斤配八兩，無濟於事。後一個辦法，敵人在過去業已被迫採取，而今後必將繼續採取的。但這能否挽回他的被動呢？從去年以來，敵人對付我南北二大戰場的方向，就是採取南北守，把主力首先集中到南滿，先企圖解決南滿，然後再回頭北進。但我對付敵人的辦法是南北呼應，一拉（拉住）一打，一打一拉；北滿我軍之南下江南，南滿我軍之紛紜敵三犯臨江企圖，就是這種行動的具體表現。因此，在敵人未受嚴重打擊，氣血尚高的時候，都還不能實現其首先擊破我南滿主力之目的，現在敵人已遭受一連串的嚴重打擊，我南滿陣地已穩住之後，各個擊破我們就更困難了。今後我南北滿這二大鐵箱所給予敵人夾擊的重量，一定會天天加大。因此，不管敵怎樣採取集中兵力來求得主動的辦法，是不能對整個戰局發生多少作用的。相反，只有使敵人顧此失彼，亮起屁股挨打，以及便於我軍收復失地，這也是很清楚的。

我們的自衛戰爭並不是孤立的，不但不孤立，而且其規模之大，參加人數之多，是從來沒有的。

從全國來說，解放區全體軍民的自衛戰爭和蔣管區人民的民主運動，這是互相配合的二次戰場；從解放區來說，關內和關外的解放區，這又是互相配合的二次戰場；從關外解放區來說，南北滿又是互相配合的二次戰場（而且還有東西滿）。因此，東北蔣軍日益走向被動的這個頹勢，在我東北解放區軍民的繼續打擊下，在我關內解放區軍民日益開展着的大殲滅戰的打擊下，是無可挽救的。如果在今後數個月內，我軍再予敵以幾個較為嚴重的打擊時，敵軍的被動和頹勢就只會更見加深，我軍的主動和優勢也就會更加顯著而有利。

自然，勝利是不會自己跑來的，目前東北蔣軍的力量也還是不可輕視；因此，我們也絕不要因勝利而驕傲。我們還要時刻努力學習，不斷的從實踐中來檢討經驗教訓，發揚優點，糾正缺點，特別是要使我們高度的勇敢精神和技術與戰術結合起來，這樣才能用較小的犧牲，來換取更大的勝利。

（三十六年三月廿八日）

窮兇極惡走向崩潰

評國民黨三中全會

——解放日報社論——

剛才閉幕的國民黨三中全會，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遇到了歷史上最嚴重危機的時候召開的。看了這個會議的經過，中國人民可以加強信心確信祖國民主解放的日子可以提早到來。從這次會議中可以明白看到：第一、蔣介石反動統治的危機是如何的嚴重；第二、蔣介石對於克服危機毫無真正的辦法；第三、蔣介石決定以窮兇極惡的辦法來挽救危機，結果勢必加深其危機和加速其崩潰。蔣介石面前放着三個大危機，即：軍事危機、政治危機與經濟危機。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的許多文件，反映了這三方面的危機，對於這三方面都通過了冗長的決議和宣言，其特點是文章越來越長，辦法越來越少。蔣介石在秘密會議中，號召反動派齊起來拚命，他說：「從現在起至九月，是或生或死的關頭。」蔣介石這次不敢誇口「半年消滅中共」了，他定「另一個半年——或生或死的半年。但就在這次會議上，

發生的事情不是反動派內部的團結，而是反動派內部的爭吵。CC系、復興系攻擊政學系與孔宋系；前綫將領蔣岳、吳奇偉、李延年等被撤換等等。

蔣介石的軍事危機是深重已極了。如果去年七月蔣介石在一切戰場上都有優勢和主動權，那末現在至少在冀魯蘇和晉南兩個戰場上已處於完全的劣勢，在晉察冀熱與東北兩個戰場上已開始變為劣勢，在山東戰場則兵力不足以致至今不敢進泰安。蔣介石用什麼辦法來對付這個危機呢？第一是：撤換將領，用陳誠、顧祝同、湯恩伯等更忠心的也最無能的走狗當前綫指揮。這種情形與希特勒撤換勃魯齊區極相類似。這樣顯然無補於事，因為兵力仍舊毫無增加。第二是：把已經不足的兵力再分出來，開闢西北戰場，用來打擊中共首腦機關，並在人民解放軍主動撤出延安之後，舉行慶祝。這種情形與希特勒打不下莫斯科而改攻斯大林格勒又極相類似。蔣介石不自量力，對陝甘寧及晉西北解放區舉行所謂九路進攻。其實其中四路兵力太單薄，只能作象徵的進攻。主力胡宗南攻入邊區的只有十七個旅，攻入延安及其附近只有十五個旅；到了延安不得不將二、四個旅守備延安及其後路，一個旅已被殲滅，再要前進時，一方面是要用更多的兵力去守備，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的將陸續被殲滅。這點兵力那裡打得出一個甚麼名堂。至於慶祝那倒不如說是弔孝更恰當，因為從此以後胡宗南部是肯定要陝甘寧邊區裡被殲滅乾淨的了！蔣介石挽救軍事危機的第三個辦法就是黃河堵口。這一着蔣介石及其主子美國帝國主義都以為祇得『四十師大軍』。國民黨三中全會除了給胡宗南一個『嘉勉』電報

昨，也給堵口大員一個『嘉勉』電，足見其重視此事。但是姑且不論蔣介石的這一行動，是如何背信棄義，殘害人民；也姑且不論蔣介石的這一行動表示他已經沒有能力進攻晉冀魯豫解放區；而且黃河如果沒有兵守，是不能抵禦人民解放軍的。由此可見蔣介石的軍事危機已經極其深重，蔣介石毫無真正的辦法來挽救這個危機。蔣介石採用撤換將領、進攻延安、黃河堵口等項辦法是窮兇極惡的辦法，不但不能挽救危機，反而必然加速和加深危機。

蔣介石歷來是中國境內不承認國民黨有經濟危機的獨一無二的人，但這次國民黨三中全會決議却不得不承認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蔣介石對其囑咐保證的已經和過去的不同，不是所謂沒有經濟危機；而是經濟決不會崩潰。蔣介石這句鬼話翻譯成人話，就是：蔣管區的經濟已在崩潰中。正因為如此，所以國民黨三中全會才要通過方案來改革經濟。國民黨的方案不是取消官僚資本，而是加強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對全國的經濟控制；特別是要擴展其統制到鄉村中去。由於四銀行、二公司內部互相傾軋，這一次方案中具體分配了他們的劫掠範圍。加強官僚資本的統制，並且具體分配劫掠範圍，那當然絕對不是挽救經濟崩潰的真正辦法，而是更加窮兇極惡的掠奪辦法，因而必然更加劇經濟的崩潰和加劇官僚資本內部的互相傾軋。國民黨的經濟方案中，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是：要在各縣設立縣銀行，以便更深一層的掠奪已經破產的農民，使其破產得更快更徹底，這是學的山西閻錫山的辦法，其所引起的嚴重後果，也與山西不會兩樣，即反動統制的加速崩潰。其二是：公教人員改以實物供給，這就

是說蔣介石將僅僅設法維持京滬範圍內的公教人員的吃不飽餓不死的生活，其他各地的公教人員只好讓其餓死或者自己另想辦法。

蔣介石的政治危機是由于他的賣國、內戰、獨裁三大政策而引起的，如果要想解決政治危機，必須取消偽憲和恢復停戰協定。在這方面中國人民給了他很多機會和很多時間，做到了仁至義盡。此次國民黨三中全會，蔣介石公開宣佈政治解決已經『絕望』，決不要和平而要繼續內戰，決不要民主而要繼續獨裁；不但如此而已，還要加緊賣國、加緊內戰和加強獨裁。很明白，蔣介石對於他所遇到的政治危機，也想用窮兇極惡的辦法掙扎過去，而絕不肯作任何一絲一毫的改變。

總括國民黨三中全會，『窮兇極惡走向崩潰』八字可以盡之。這是不吉利的形勢，不僅蔣介石是如此，蔣介石的主子美國帝國主義也是一樣，這批反動派一年多以前，還想對於人民一面欺騙，一面這壓。但是既然欺壓不了，於是就發急了，於是就索性把自己的反動面貌公開出來，而想以嚇阻人民的辦法來維持其統治。但是蔣介石及其美國主子之間是有分別的，如果美國帝國主義還有幾萬萬美金可以作嚇阻人的資本，則蔣介石連這點本錢也沒有。蔣介石所有的只有幾個改革方案，如此而已，一點也沒有多的。實際上蔣介石已經毫無辦法了！他的外強中乾叛親離已經日益明顯，他現在已經不得了，將來更不得了；他的反動統治已經奄奄一息，這個反動統治必然崩潰，而且可能來得頗快。

二十六年四月一日

中國人民偉大鬥爭廿年

紀念四一二慘案廿週年

——新華社社論——

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今年是廿週年了。這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頭子蔣介石集團公開反革命的日子，是中國人民不能忘記的日子。因為這個反動集團從那時起已經為害廿年之久，使中華民族受到近百年來空前所未有的痛苦。

如果大漢奸曾國藩從頭至尾做反革命，那次袁世凱已經不同，他不能不一度假裝贊成民主共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最後一個代表，中國最後的一個大漢奸大封建主義者，則在人格上比曾國藩、袁世凱還要卑鄙，他是『早年參加革命的，他要靠革命來爬上去，靠革命來取得政治資本，否則，就爬不上去，就沒有政治資本翻雲覆雨借榮義。一方面是無數的漂亮字句和語言，另一方面是最殘暴的屠殺壓迫與剝削。所謂『好話為先生說盡，壞事為先生做完』，這就是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末

代統治者的確切不移的寫照。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所以如此無恥，乃是這個反動階層將要死亡的表現，乃是中國人民覺悟提高與力量壯大的表現。

四一二慘案是最無恥的屠殺。沒有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沒有孫中山先生四聯俄、聯共、工農三大政策，北伐是不可想像的。沒有中國共產黨黨員與許多國民黨革命份子在軍隊中和在各地領導人民起來響應，北伐的勝利是不可想像的。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八十萬工人的總罷工與起義歡迎北伐軍，北伐軍進入上海也是不可想像的。在北伐過程中，蔣介石的一路是毫無戰功的，而且在南昌還打了一個很大的敗仗，一切功勞都是別人的。蔣介石要冒得功勞已經是無恥之尤，然而蔣介石不但要冒功，還要回過槍來，企圖一下子把中華民族的精華掃除乾淨，蔣介石的狠毒竟到如此程度。這對於自己的民族極端殘忍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對於帝國主義者又是怎樣呢？當時英國帝國主義的軍艦對南京轟了幾砲，另一方面又給了蔣介石不大的賄賂，蔣介石就服從帝國主義的意志向人民倒轉槍頭了。

中國共產黨在廿年前，首先指出蔣介石集團就是反動，就是白色恐怖，就是孫中山的叛徒，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如果容忍這一反動集團的統治，則中華民族將受到無窮的災難。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與民主解放決不能在這個反動統治之下實現。同時又指出這個反動統治是脆弱的，是一定要崩潰的，中國共產黨在廿年前已經這樣指出過。

廿年的過程，一步一步證明中國共產黨見解的正確，說明蔣介石統治集團的反動性，又證明其脆弱性。

廿年的過程，一方面說明蔣介石集團的延續反動性日益暴露的過程。廿年裏三個時期：一是土地革命時期；二是抗日戰爭時期；三是現在為獨立和平民主而奮鬥的時期。在土地革命時期中，中國共產黨高舉起土地改革的旗幟，耕者有其田的旗幟，而蔣介石反動集團則以不斷的「圍剿」來反對土地改革，並且這些「圍剿」都是在帝國主義援助之下進行的，這就引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使中華民國處於重大危機中的時候，中國共產黨與廣大的愛國人民要求而且進行了極端對日作戰保衛祖國。而蔣介石反動集團，則奉行不抵抗主義，壓迫愛國運動；其後在稍稍抵抗之後，變為消極觀戰。在抗戰勝利之後，則勾結敵偽殘害同胞，到處搶掠行同盜匪，在當前時期中，抗戰已經勝利，全國人民都要求獨立和平與民主，中國共產黨堅決為此奮鬥，而蔣介石反動集團則堅決實行賣國獨裁內戰的政策，不是使民族危機和緩下去，而是使民族危機更加加深。蔣佔區廣大人民的生活甚至遠不及日汪統治的時候，經濟崩潰到了接近全國總破產的程度。他的獨裁統治比日本的異族統治還要野蠻，對外關係則公然做美國帝國主義的附庸與臣僕，與漢奸汪精衛對日本帝國主義一模一樣。廿年以來，蔣介石集團的反動性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赤裸裸的暴露出來，現在已經再沒有人懷疑蔣介石集團是歷史上最大的漢奸賣國賊、最反動的反動派。

廿年的過程，一方面又是蔣介石反動集團的脆弱性日益暴露的過程。在土地革命的時期中，人民的力量與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力量其對比是非常懸殊的，但就在那樣懸殊情形下，人民的軍隊和革命的力量根據地還是存在和發展了。中國人民之中鍛鍊出像毛澤東同志這樣的偉大人物，在他的領導之下，中國人民就能以自己的力量，戰勝蔣介石反動集團與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在抗日戰爭中，由毛澤東、朱德等同志組織起來的人民解放軍，成了中華民族的長城，沒有它就不能想像抗日戰爭的發動，更不能想像八年抗日戰爭的堅持與最後取得勝利。抗日戰爭中人民解放軍與許多解放區做了全國的模範，這些解放區在經濟建設與經濟恢復的工作方面又成爲全國的模範，在幾千年的長時期中，中國領土上第一次出現了沒有乞丐、沒有娼妓、沒有飢餓的城市和鄉村，與帝國主義、官僚資本、法西斯匪徒所統治的蔣管區成了最鮮明的對照。中國人民以這樣雄健的姿態踏入爲獨立和平民主而奮鬥的新時期。廿年的過程，確切無疑的說明蔣介石反動集團是可以戰勝的，而人民是不可戰勝的。

如果蔣介石反動集團以往是「壞事做完好話說盡」，那末到了現在這個反動集團是走到這樣的窮途末路，以致連好話也說不出什麼了。反動派對於人民一定要做一些諾言，但是這些諾言僅僅是爲了麻痹人民。在這個目的達到之後，反動派又一定反悔自己的諾言，並對於要求實踐這些諾言的人們進行血腥的屠殺，這是古今中外不變的真理。蔣介石這一反動集團，廿年來不斷以諾言計劃方案來麻醉人民，現在仍然如此。但是他們的反悔却來的那麼快，對於人民的剝削壓迫與殘殺是那麼殘酷，已經連

要想引起人們對他的幻想都很困難。於是他的最後辦法就只有公開露出他的兇相，乾脆以自己的兇惡來恐嚇人民。但是這個反動集團的脆弱無力、衆叛親離，又被人看穿，已經沒有什麼人再怕他了。蔣介石反動集團現在已經走到他們的末路，中國人民的全國的民主運動的高潮是一定要到來了。被蔣介石反動集團所屠殺的人民先烈們，他們的血債將得到償還，他們的遺志——一個新的獨立和平民主的中國是一定要實現了！

過去的廿年是中國人民偉大鬥爭的廿年，這個鬥爭快要結束了，這就是蔣介石反動統治的滅亡。因為蔣介石要滅亡中國人民，因此中國人民必然團結起來滅亡蔣介石。

（新華社陝北四月十一日電）

戰局的轉折點

評蔣軍一三五旅被殲

——新華社社論——

四月十四日我西北人民解放軍獲得大捷，胡宗南部整編一五師一三五旅在瓦窰堡（安定縣）附近

被我軍全部殲滅。此次殲滅戰解決戰鬥的迅速與上月廿五日青化砭（延安東北）殲滅卅一旅（缺一團）之戰一樣，足稱為模範的戰例。

一三五旅的殲滅，標誌着胡宗南從此走下坡路。

胡軍以十六個旅（初為十四個旅後增加兩個旅）十餘萬人之大兵力，從洛川、宜川之綏寧犯延安及陝北，至此剛一個月。這樣的集中兵力進攻一地，是蔣軍在此次內戰中僅次於進攻臨沂的一次，在其他地方尚未見過。侵佔延安之後，胡宗南集中主力四處亂闖，進攻安塞時用九個旅，進攻延長、延川、清澗時用十一個旅，進攻瓦窯堡時用九個旅，回竄青化砭、綏寧時為八個旅。此次向安定、瓦窯堡之線前進時又為八個旅。胡軍每次進攻，全軍輕裝，攜帶乾糧，佈成縱橫二四十里之方陣，只走山頂，不走下路，天天行軍，夜夜露營，每日前進二三十里。據俘虜講：這所謂「國防部指導的新戰術」。『這種戰術與國民黨軍中另一派戰術不同，另一派戰術是被白崇禧、陳誠等認為保守的，那種戰術主張攜帶重裝，集中駐紮，每日前進十里左右，即所謂「用兵宜正不宜奇，駐軍宜聚不宜散，行軍宜緩不宜急」的戰術。這兩種戰術比較起來，所謂「國防部新戰術」，是在形式上表現為比較更瘋狂的戰術，但在實際上却表現出國民黨的空無出路，異常愚蠢與孤注一擲，胡宗南用的就是這種戰術。』

又據俘虜講：『胡宗南又新發明了所謂「鑿隙戰術」，遇到我軍，繞道而過，以求迅速。』這實際上就是不打仗只走路的戰術。這種戰術除了表示胡宗南的懼怯而外，沒有別的。

胡宗南應用這種戰術，其結果是怎樣呢？現在所已經表現出來的是：第一、佔領了一些地區之後不能分散兵力担任守備，因而所能集中的兵力，就越來越小，到現在已由攻延安時的十四個旅減為八個旅；第二、由於分散兵力，因而其薄弱之處，就顯露出來，被我軍殲滅的機會就加多了；第三、因為人民反對，胡軍所集中的主力像瞎子一樣，只能到處撲空，白天武裝大遊行，晚上幾萬人集中大露營；第四、由於糧食缺乏，將士疲勞，減員異常巨大，據俘虜供稱，胡軍士兵每天只吃一頓稀飯，一頓乾飯，有些隊伍乾脆餓飯。士兵離開隊伍五里，即被我游擊隊捉去，因為寒營而病者極多。許多士兵乘機逃亡，一箇月中連隊中減員多者百分之六十，少者百分之卅幾。在這種情形之下，胡軍士氣以非常快的速度降底下去，其戰鬥力亦以同樣速度降底下去。

在陝甘寧邊區軍民方面，情形就完全相反，游擊戰爭很快的發展，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很快提高，軍民團結很快加強，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作戰方法很快被領會，因而愈戰愈強。

一三五旅的全部被殲，說明所謂「國防部新戰術」的破產，說明胡軍戰鬥力的下降與西北人民解放軍戰鬥力的上升，已經到了一個轉折點。從此以後，胡宗南軍就要走下坡路了。胡軍的兇殘僅僅維持了一個月的時間，從此就要下降了。胡軍現在所能集中的主力只有八個旅，消滅了一三五旅之後，就連八個旅的集中也將難於維持。這樣下去，不論胡軍是繼續其攻勢，或者轉取守勢，對於胡宗南都是死路一條。

一三五旅的全部殲滅，對於西北人民解放軍則奠定了今後澈底粉碎胡軍的基礎，同時又證明了西北人民解放軍僅以自己現有的力量，就足以打敗胡宗南。

西北戰局的轉折點，同時就是全國戰局的轉折點，在時間的順序上說，胡宗南軍是蔣介石的最後一張牌，到今年三月國民黨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宣佈「政治解決已經絕望」之時，蔣介石手裏還可能組織十幾個旅在一起的進攻力量，只剩下胡宗南這一支了。蔣介石於召集僞「國大」之後，又驅逐中共駐京、滬、渝代表人員，下令進攻延安，決心最後破裂，其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胡宗南這支軍隊身上。胡軍攻延安之後，國民黨所以那樣興高采烈，大吹大擂，把佔領延安描述得好似反動勢力從此得救，民主勢力從此倒臺，就是這道理。西北戰局的轉折點，意味蔣介石全部希望向最後寄托已經絕不存；而在人民解放軍方面，西北戰局的轉折點，是反動勢力已經轉入劣勢，另外幾個戰局將轉入優勢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是說，全國戰局將從此全面地起變化，可以預計從四月開始的兩三個月內，蔣軍將由攻勢轉變成守勢，人民解放軍將由守勢轉變成攻勢。蔣介石從此走下坡路，再沒有什麼本錢挽救其首領於危亡，一場倒臺勢了。今後事變的發展，將證明這個估計，而全國人民了解了這種形勢之後，當即在左右開展的同盟路、平漢路、石家莊周圍及東北、山東等地區的大勝利充分發展了之後，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崩潰將更加速起來，歷史事變的發展表現得如此出人意外。

胡軍佔領延安，將標誌着蔣介石的滅亡；人民解放軍的放棄延安，將標誌着中國人民的勝利。

新華社陝北四月十七日電

晉冀魯豫戰局的新階段

人民日報慶祝豫北大捷社論

人民日報以慶祝豫北大捷的勝利為題發表社論，評論晉冀魯豫戰局的新階段。社論於敘述晉冀魯豫人民解放軍殲敵兩個多旅一萬三千人的偉大勝利稱：這不僅使豫化戰局發生重大變化，我完全掌握了主動；加上回蕩我太行部隊連續不斷的勝利，使整個戰局轉入新的階段，即我已完全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這種局面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在九個月的勝利的愛國自衛戰爭中，我全體指戰員、政工人員已能夠熟練地運用毛主席的戰略指導原則。我軍裝備依靠蔣介石送來的美式武器，差不多已經全部重新武裝，在部隊中無論作戰、教育、訓練、鞏固新戰士、爭取俘虜都充分的發揮了鞏固路線，強烈的開展了立功競賽運動，大大的提高了每個戰士的覺悟，湧現出大批戰鬥英雄。這就是依靠羣衆戰無不勝的堅強基礎。反觀蔣軍方面情況，則與我完全相反，在這次豫北大捷之後，蔣軍更處於不利的情況：（一）兵力更形薄弱，他已無力再從其他地方抽兵增援。豫北蔣軍守備部隊完全陷於挨打被

動，弱點更加暴露，給我隨時殲滅的機會。(二)我晉冀魯豫各個戰場均能相互配合相互呼應，使將軍顧此失彼；特別是晉南三角地帶，冀魯豫黃河南岸及豫皖蘇敵後游擊戰爭的猛烈開展，把將軍釘死在十字架上（即數條鐵路縱橫所形成的十字架上），不得自由行動，一行動弱點即暴露，即給我各個擊破的機會。(三)蔣軍本來師出無名，士氣不振，在我大軍重擊下士氣益不振。例如此次一二七旅三七九團就是在我軍威力面前大為震懾，很整齊的整隊撤棧的，以後這種情形將會更加增多。社論最後預告：豫北戰役僅僅是我晉冀魯豫人民解放軍春季攻勢的「四」序幕，更精彩的節目還在後面。

（新華社晉冀魯豫四月廿二日電）

全力準備反攻

——新華社紀念五一節社論——

世界工人團結的偉大節日——五一勞動節到了。自一八八六年美國芝加哥工人發起五一節，提出為八小時工作制而奮鬥以來，已經六十餘年。這六十餘年中，世界資產階級中的反動派越來越顯得無恥；工人階級就越來越覺悟。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世界人民也越來越覺悟，團結起來為自己的解放

而鬥爭。

世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派變為帝國主義者，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又變為法西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帝國主義者就代替了法西斯成為世界人類的敵人。

美國帝國主義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急如星火地尋求擴張，要一口獨吞全世界。他的野心超過歷史上所有的資產階級反動派，超過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法、德、日等帝國主義者，也超過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意、日法西斯。他要到世界上的一切地方，把一切都搶來為自己獨佔，連南極的冰山、非洲內地的沙漠和叢林、希馬拉雅山上的小國尼泊爾都不肯放過，都要去「感到興趣」，都要去「探險」，要去「救援美軍人員」，要去「訂立平等互惠商約」。至於世界的其他地方，當然更不待言，要去設法侵略，把它變為美國帝國主義的附庸。美國帝國主義如此狂妄的侵略全世界，然他們却大喊什麼「蘇聯的世紀擴張」。美國帝國主義者的詐騙無恥到這個程度，超過了它的一切告眾。

美國帝國主義者對於世界上一切國家都挑選最反動的最賣國的最獨裁的一派，盡力給以援助和扶持。在中國挑選了封建買辦軍閥官僚的蔣介石反動集團，在日本挑選了親法西斯的吉田等輩，在朝鮮挑選了在美國豢養了二十餘年的走狗李成晚，在法國挑選了獨裁者戴高樂，在英國挑選了反動派邱吉爾，在希臘挑選了希臘皇帝，在匈牙利挑選了「小地主黨」，在西班牙挑選了佛朗哥。不管是封建勢力、法

西斯勢力、金融財閥、『小地主』，只要是那一個國家裏最反動的一派，就沒有問題的會得到美國帝國主義的扶持。美國帝國主義所要的『民主世界』，就是由各國最反動的一派統治的許多國家聯合組成的美國殖民地世界，就是各國人民都被踏在反動派腳下，各民族都被踏在美國帝國主義腳下的那樣的『民主』與『和平』的世界。

同時在這六十餘年中，世界工人階級的覺悟與力量的增長，在世界工人階級領導之下，世界人民的覺悟與力量的增長也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蘇聯的創立，證明給全世界人民看：資本主義制度是可以改變，而且應該改變為社會主義制度；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比資本主義制度國家好得多。蘇聯在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的戰爭中的勝利，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強固的無數倍。中國解放區的創立及其在十年內戰與八年抗日戰爭中的作用，證明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在落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也可以而且應該建立一種新式的民主主義國家。這種新的民主主義制度比封建制度固然好的不可比擬，比舊的民主主義制度也好的多。這種新民主主義制度足以發動和團結全民族的力量，來實現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大目標。這種新的民主主義制度，在歐洲許多國家中已經勝利，在亞洲、美洲的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人民正為其實現而鬥爭。工人階級領導人民羣衆以自己的手爭回自己所創造的世界，積聚了極其巨大的力量。現在世界的事情，中國的事情，已經不能再由反動派獨斷獨行，由他們單獨來決定一切了。現在在全世界、在中國一切事情

如果不得到人民的同意，是一定辦不成的了。人民的力量在世界的事情中、在中國的事情中是有決定性的因素了。

正因為如此，帝國主義雖然想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但是已很困難了。

正因為如此，中國反動派雖然得到了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幫助，中國人民雖然除了得到道義的聲援以外，從外國得不到任何別的幫助，但是中美反動派要想把中國變為美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變為蔣介石反動集團獨裁統治的法西斯地獄，乃是絕對不可能的了。

中國反動派蔣介石集團發動的由美國帝國主義幫助的中國大內戰，現在是決定中國命運的最重要的事件，也是對於世界情勢發生重大作用的事件。這個戰爭到今天已經足足進行了十個月（從去年七月蔣介石搗毀管戰令發動全面進攻算起）。十個月的戰爭表現出來中美反動派要想征服中國人民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蔣介石的二百四十八個旅和美國的四十萬萬美金加上蔣介石所劫收的日偽財產僅能造成蔣介石反動統治的政治、經濟、軍事的危機，那麼反動派征服中國人民的夢想是永遠不會實現的了。

三月裏蔣介石反動派的獸蹄蹂躪了民主聖地延安，美國帝國主義對於蔣介石連忙加以稱讚和給蔣介石的內戰政府加上「民主」的稱號，給以新的「援助」，立即讓蔣介石政府動用五億借款中的三億，供給二百七十一艘海軍船隻，並且答應更多的幫助。對於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的答覆，就是人民解放軍在平漢、同蒲、正太、東北、山東和陝甘寧邊區的大勝利。這種勝利將在五、六、

七等月繼續發展下去，一直達到兩軍形勢的根本改變，就是由今年一月開始的拉鋸式的戰爭形勢，由蔣軍的局部進攻與人民解放軍的局部反攻改變到蔣軍的全面防禦與人民解放軍的全面反攻；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蔣介石進攻解放區的二百二十三個旅（僅有二十五個旅留在蔣管區後方）。

革命的五月到來了，我們中國人民以極高的勝利信心來迎接這個月份，我們的任務就是動員一切力量全力準備大反攻。這個反攻將是長期的，因此連勝的觀念是不對的，不論在軍事方面和經濟方面，都要作長期的打算，在長期的全面的艱苦奮鬥中取得勝利。這個反攻可能會有某些曲折，因為美國帝國主義必然加強對蔣介石賣國賊法西斯集團的援助，美國帝國主義直接以軍事力量干涉中國內政的意圖，已從美國不肯從我國撤兵中表現出來。今後這種干涉還可能加強，因此反攻過程中會發生某些曲折的可能性；也必須充分估計到戰爭的長期性和發生某些曲折可能性，來準備全面的反攻。我們的最後勝利是肯定的，我們的任務是要把苦難重重的中國人從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中國人民為此奮鬥已經一百餘年之久，這個光榮的歷史任務一定在我們這一代人手裏獲得完成。

（新華社陝北四月三十日電）

附：十個月來蔣軍被殲七十九個半師（旅）

——自衛報資料——（四七年五月五日）

（一）

蔣介石的全部兵力（指正規軍，偽軍及保安部隊不在內），共有九十個軍（師），二百四十六個師（旅），一百九十一萬六千人。

用來進攻解放區的兵力就有七十八個軍（師），二百二十八個師（旅），一百七十一萬三千人。佔其全部兵力的百分之九十。僅以百分之十的兵力留在後方看家。

進攻我解放區的蔣軍，十個月來（自去年七月至今年四月底），被我人民解放軍殲滅者，除偽軍及保安團外，已達七十九個半師（旅），佔進犯蔣軍的三分之一以上。

（二）

被我人民解放軍殲滅的蔣軍，計：

全師（旅）同時被殲滅的，有四十三個師（旅）；

- 一師（旅）中先後被殲滅四個團的，有一個師（旅）；
 - 一師（旅）中被殲滅三個團的，共兩個師（旅）；
 - 一師（旅）中被殲滅兩個團又三個營的，有一個師（旅）；
 - 一師（旅）中被殲滅兩個團又一個營的，共兩個師（旅）；
 - 一師（旅）中被殲滅兩個團的，共十一個師（旅）；
 - 一師（旅）中被殲滅一個團又五個營的，共兩個師（旅）；
 - 一師（旅）中被殲滅一個團又三個營的，共兩個師（旅）；
 - 一師（旅）中被殲滅一個團又兩個營的，共八個師（旅）；
 - 一師（旅）中被殲滅一個團又一個營的，共有四個師（旅）；
 - 一師（旅）中被殲滅一個團的，共有二十五個師（旅）；
 - 一師（旅）中被殲滅四個營的，共兩個師（旅）；
 - 一師（旅）中被殲滅兩個營的，共有十三個師（旅）；
 - 一師（旅）中被殲滅一個營的，共有二十七個師（旅）；
- 各軍之砲兵團、工兵營等直屬部隊，尙被殲滅共三個團又八個營；

總計被殲將軍爲四十三個整師，八十二個整團，一百一十個整營。

全師被我殲滅的將軍(四十三個師)其番號是：

第一軍(整一師)之第一師，三十五年九月，在太岳被殲；

晉三軍之晉十七師，三十五年九月，在綏東被殲；

第十軍(整三師)全部，計第三師及第二十師，三十五年九月，在魯西南被殲；

第十二軍之新三十六師、三十六年二月，在魯中被殲；

第十三軍之八十九師，三十六年四月，在遼東被殲；

第十五軍(整十五師)之一三五師，三十六年四月，在陝北被殲；

第廿一軍(整廿一師)之新七師，三十五年八月，在蘇中被殲；

第廿六軍(整廿六師)全部，計四十一師，三十五年十二月在蘇北被殲；其四十四師及一六九師，三

十六年一月，在魯南被殲；

第廿七軍(整廿七師)之三十一師，三十五年八月在太岳被殲；其四十九師(該師整編後為第二快速

縱隊)，三十六年四月在豫北被殲；

第廿八軍(整廿八師)之第八十師，(該師整編後為第一快速縱隊)，三十六年一月，在魯南被殲；

第三十軍(整三十師)之六十七師，三十五年十二月，在晉西被殲；

第四十一軍（整四十一師）之一〇四師，三十五年十一月，在豫北被殲；其二二三師，三十五年在魯西被殲；

第四十三軍之暫三十九師，三十五年八月，在晉西南被殲；

第四十六軍（整四十六師）全部，計新十九師，一七五師及一八八師，三十六年二月，全在魯中被殲；
第四十九軍（整四十九師）全部，計廿六師，及七十九師，三十五年七月在魯中被殲；其一〇五師，三十五年八月也在魯中被殲；

第五十一軍（整五十一師）全部，計一一三師及一一四師，三十六年一月，均在魯南被殲；

第五十二軍之三十五師，三十五年十一月，在遼東被殲；

第六十五軍（整六十五師）之一八七師，三十五年十二月，在魯中被殲；

第六十八軍（整六十八師）之一一九師，三十五年十月，在魯西被殲；

第七十軍（整七十師）之一四〇師，三十六年一月，在魯南被殲；

第七十一軍之八十八師，三十六年三月，在北滿被殲；

第七十二軍（整七十二師）全部，計新十三師，新十五師及三十四師，三十六年四月，均在山東泰安被殲；

第七十三軍全部，計十五師、七十七師及一九二師，三十六年二月，均在魯中被殲；

第九十六軍之暫十二師，三十五年十一月，在膠東被殲；

第九十八軍（整五十七師）之預三師，三十五年十二月，在蘇北被殲；

第九十九軍（整六十九師）全部，計六十師，三十五年十二月，在蘇北被殲；共九十二師，三十五年

七月在蘇北被殲；共九十九師，三十五年八月在蘇中被殲；

第一百軍（整八十三師）之第十九師，三十五年七月在蘇中被殲。

東北我軍春季戰役之戰績

——從一月至四月共殲敵二個師，十個團又九個營——

（一）北滿我軍三下江南戰績

第一次：一月六日至十六日

殲敵：新一軍新二十八師一二三團全部（地點在張麻子溝及其塔木）。

五十師一五〇團團部及二團營（地點在焦家嶺）。

保安團二個團（十九團及四十三團），又二個中隊。

警敵一二三團團長王東籬以下一千七百七十餘人。

俘敵一五〇團團長譚雲生以下一千四百八十餘人。

另斃俘保安團長以下一千二百餘人。

第二次：二月十六日至三月五日

殲敵：新一軍新三十師八十九團全部及師山砲營（地點城子街）。

保安第十團大部及第九團一個營。

斃敵一千二百餘人（連德惠城守敵在內）

俘敵八十九團團長曾琪以下二千三百餘人

另斃俘保安團約一千人。

第三次：三月八日至十六日

殲敵：七十一軍八十八師全部，軍直馬隊之王兵營二個連，騎重營（一個營）的五個連，通訊營的一

個多連，及野戰醫院一部。

又擊潰其八十七師，及殲其二六〇團的一個營。

新六軍新二十二師六十六團的二個連。

計斃傷敵七十一軍騎重團長以下二千二百餘人。

俘敵二六三團團長藍松岩、二六四團團長雷乃殿以下五千一百餘人。

(二) 南滿我軍四次粉碎敵犯臨江戰績

第一次：一月七日至十七日

殲敵：五十二軍一九五師的一個加強營。

第二次：二月上旬

殲敵：五十二軍一九五師的二個團 (SSIR, SSIR)。

新六軍二〇七師一個團 (缺一個營)。

第三次：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

殲敵：六十軍暫二十一師六十三團全部，及師內砲營，六十一團、六十二團各一個營。

七十一軍九十師二七二團全部及師工兵營、特務營。

五十二軍二師六團的一個營。

新六軍二〇七師的一個營及新二十二師六十五團的一個營 (缺一個連)。

第四次：三月下旬至四月初

殲敵：三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在通化東北殲進犯敵五十二軍第二師之第五團 (缺二個連)。

四月三日在柳河以南殲敵十三軍八十九師全部及五十四師一六二團，並擊潰九十三軍之暫二十一師。

以上總計：斃傷一九五師副師長何士雄、二七二團團長柴正榮以下八千〇三十五人；

俘敵八十九師副師長張校堂、師政治部主任秦世傑以下二萬〇五百六十四人。

另斃傷敵地方武裝六百三十六人，俘二千五百八十四人。

（三）東滿我軍主要戰

一月七日，攻克樺樹林子（樺甸東北），斃敵一八二師所部及保安團二百六十餘，俘敵三百餘。

一月二十六日，在呂大房子（樺甸西），斃敵一八二師五四六團一個營，後又殲五四四團一個連。

二月斃傷敵保安團三百餘，俘一百五十餘。

三月十四，擊潰敵交通警察六百餘，斃傷共一百三十餘，俘中隊長以下一百五十餘。

（四）西滿我軍主要戰

二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收復開魯、庫倫、通遼等城，殲李守信保安團等各一部，斃傷共一百五十餘，俘支隊長以下二千三百餘。

三月十五、六日，克茂林、保康，殲敵一八四師五五一團的一個營，前後共俘斃敵正規軍與保安隊一千三百人。

四月八日收復康平縣城，守敵蔣軍七十一軍騎一師及縣保安隊共兩個連全部被殲，俘敵正副大隊長以下三百餘，斃五十餘。

背叛人民的郝逆鵬舉

謁見陳毅將軍談話經過

張劍

背叛人民的郝逆鵬舉於二月十三日被押解至臨沂附近某村，要求謁見新四軍軍長陳毅將軍，陳軍長仍以寬大態度准予接談，記者在旁參加，茲將談話經過報導如下：

郝鵬舉見着陳軍長問說：「萬分對不起，民，對不起軍長，今天特見軍長一面，雖死無憾，不知軍長能原諒嗎？」

陳軍長答：「請坐下慢慢談。」郝時手是失措感愧交集，眼淚奪眶而出。

陳軍長問：「你到過徐州見着陳誠嗎？」

郝：「到過徐州，見着陳誠，只談了兩小時。」

陳：「你見着蔣介石了麼？」

郝：「沒有。」

陳：『你與陳誠談甚麼？』

郝：『談戰局。』

陳：『陳、薛、（即指陳誠、薛岳）對戰局的意見怎樣？』

郝：『陳誠說山東會戰是國軍成敗關鍵，要七率部參加。』

陳：『他們有信心嗎？』

郝：『我看他們信心是不夠，因為他們採取穩打穩進的辦法，各路部隊均怕側翼暴竄和後路被切斷，且半年來失敗太多，故均無信心，而且誰知道即便進了臨沂，仍不能解決問題。』

陳：『難道要你出任魯南綏靖司令，你反有信心？』

郝：（長聲嘆氣）『唉！陳誠向三說四十二集團軍番號係一個號名，因為國軍戰況及某國軍番號均已取消，要我以後只用魯南綏靖分區司令的名義指揮，我便知道上了當，不過尋要我以一個孤弱部隊死在魯南，我要求調後方整訓，他們不答應，不便多提。』

陳：『陳、薛對你部補充如何？』

郝：（又長聲嘆氣回答）『我在廿九日那天（按係一月廿九日叛變後第三天）由徐州經海州返部後：一、部隊不准進駐海州城；二、立即奉命接防白塔埠，並擔任進剿任務；三、部隊未領到軍費，僅由段茂霖（按係蔣軍十七師師長，現率領四旅駐海州地區）暫借一部份，又不够用，且取款手續太

麻煩。領軍米只論包不論斤，實際每包一百三十斤，但仍照二百斤算，所以部隊吃不飽。抽煙、穿鞋更談不到。想到一年來在解放區衣食毫無顧慮，樣樣滿足，領款手續簡便，且待遇較新四軍、八路軍部隊為更好，比之國民黨待遇，這真是天壤之別，所以部隊將士均不滿意我投蔣行爲。到二月六日晚發生情況時（按即人民解放軍討伐郝逆時），部隊便迅速放下武器。諸葛亮所說『攻心爲上』的戰略，我這一回算是親身領受。』

陳：『那麼爲甚麼你要投蔣呢？』

郝：（悔恨嘆息）『由於我立場不穩，上了蔣介石政治誘惑的當呀！』

陳：『你說是被騙投蔣，爲何又槍殺我派去的幾名聯絡人員，爲甚麼不完全送回？』

郝：『這完全是我受部下少數壞份子慫恿，企圖以此向蔣陳報功，這是我的罪過，我不能約束部下。當投蔣前後，數日內我受良心責備十分痛苦，真如古人所說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總之，一切由我負責，政治上已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軍長給我任何處分，我都接受。』

陳軍長態度很溫和的說：『你講完了你的意見，我在這裡可以告訴你數點：第一、去年六月以前，我們是想以民主自覺的原則，說服你們接受八路軍、新四軍建軍經驗，把你們這一支舊式部隊改造成爲一支真正能爲人民服務的武裝，無奈自般說服勸導你們都不能接受。到了去年六月以後，蔣介石大舉進攻解放區陰謀已露，自衛戰已不能避免，我知道你們部隊改造已無希望。中共中央來電，

要對你們的部隊採取一貫的寬大政策，即不用武力強迫改造。爲了忠實執行中共中央對起義部隊『來則歡迎，去則歡送』的民主自願的政策，故把你們部隊由解放區中心區調到東海邊境，這很明白是讓你們自己選擇自己的前途，假如要用武力解決你們，或者要保留你們是毫不困難的。讓你們開到邊境，且於開到邊境之後，各種待遇不變，希望你們覺悟向服務人民方面轉變，這個意思很清楚很明白，而且非常寬大，公正無私。到今天我看你們部隊任何人不能否認這一點。』

郝頻頻點頭說：『無論是解放區黨政軍民，無論是中共中央和軍長個人，一貫對我們是愛護的，這是事實。』

陳：『那麼爲甚麼你投蔣後，一說中共監視你們很嚴；又說我方無控制能力，故你們能安全投蔣，這是什麼意思？』

郝：『那是中央社廣播的造謠。』

陳：『到了去年九月，兩淮失守前後，蔣、薛與你們的勾結，我屢有所聞，且知道得很清楚。我又派人、又寫信、又用電報，屢次勸告你們，不要喪失人格，背叛人民，我對於你們更是萬分優待，不啻既往。到了今年一月中，你們擅自將部隊南調開至海州城下，我知道你們與蔣薛的密謀又起，我又立即勸告你們應站在人民方面才有出路，投蔣不過替蔣介石增加一個獨裁的殉葬品，你們仍毫不覺悟。我知道已無希望，但仍然申言只要你們不公開投蔣，我絕不以一兵一卒相加，不意你們最後竟

尋死路，公開背叛人民，公開投降人民公敵蔣介石。這於解放區並無甚麼損失，故我們並不重視你投降的事。但是即使到這個時候，我們仍然在最後一分鐘下了一道警告給你，要你們部隊迅速遠離內戰戰場，不要回解放區進攻。但你們硬不聽話，終於在叛變最初即參加前進進攻，此這時才派部隊迎擊，一晝夜即捉你過來。在此這裡再明白告訴你，對於你們拖走部隊是料定了的，對於拖走後如敢反噬定可迅速緝拿。請案懲辦也是料定了的。但我又可以告訴你，對於拖走部隊時，竟捕殺我派去的聯絡人員，則出乎我之意料。因為我不料人之喪良心竟到了這種地步。」

柳俯首點頭頓足嘆息作答：「對於臨走捕殺軍長派來之聯絡員一事，完全是禽獸行爲，本人不知道，是部下幹的，我不能控制部下，罪該萬死。」

陳：「從你叛變到被俘，前後僅十一日，這證明了幹民主事業的，需要有爲人民服務的自我犧牲的革命精神，凡投機取巧必致身敗名裂，最後難逃人民的懲罰，你就是一个投機取巧的示範，這是第一。又證明了一支舊式的軍閥部隊不經過徹底的改造，絕不能擔負偉大的民主鬥爭任務，這是第二。又從事實上證明，從美帝國主義到蔣介石到陳誠、薛岳等人接收之餘，轉而求之於你鄉團舉去參加，你們之間的關係太薄了，因而力量是更腐朽了，故不堪一擊。又證明了中國人民的力量基於正義和愛國自衛，故名正言順力量偉大，一出手你們就紛紛落馬，這是第三。以上這些教訓，對於任何人都具有用處，恐怕對美蔣及你作用最大。」

『目前你既然到了此地，一切應由人民處理，還能够保全能够寬恕的地方，人民定可准予考慮。不過你作的事太壞，太對不起人民，太違反人情，再次背叛國家民族，罪惡實在太大，要看人民是否能寬恕你。我立刻派人送你到後方去，等候發落好了。』

陳軍長談話至此即令退。郵傳首辭出，連呼：『一切由我負責，我太對不起人民，對不起中共，對不起軍長……』

（新華社山東二月廿三日電）

新 籌 安 會

評 蔣 政 府 改 組

——新華社社論——

四月十八日蔣介石宣佈改組他的政府，這一天是蔣介石的所謂『發都南京二十週年紀念日』，即是蔣介石背叛人民，篡竊政權的日子。二十年前（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於四月十二日屠殺上海起義的曾經和他一道反對共同敵人的人民羣衆，造成『四一二』政變。四月十八日蔣介石宣佈自己是中央政府，叛變了當時武漢的正統革命政府。從此以後，蔣介石即以反革命內戰屠殺幾百萬人民，招致日本

帝國主義的侵略。蔣介石現挑了這個可恥的日子改組他的所謂「政府」，要由這個政府主持大選，召開「國大」，選舉「總統」，使蔣介石坐上金鑾寶殿，以利於完成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以利於維持搖搖欲墜的蔣介石賣國賊集團的統治。而其方法則是借外債與打內戰。但是，中國人民已可看出蔣介石這一「改組政府」的把戲，不過是繼承袁世凱舊安會的一副新舊安會，其對外、殘民、打內戰、走死路諸特點，將無一補不相像。

蔣介石的危機和他之急於完成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任務是密切的聯系着的。蔣介石自從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叛變人民完成法西斯專政以來，二十年中沒有一天不是與人民為敵的，而人民的覺悟却是在長期實踐中逐步達到的。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中國階層，是從蔣介石集團在「四一二」事變以後的十年內戰、「九一八」事變以後的喪權辱國、八年抗戰中的退却逃竄、貪污腐化、日本投降以後的劫收自肥、發動內戰、簽定賣國的「中美商約」、大借美債、留駐美軍、背負政協、擅開國大、製造偽憲、不惜破壞民族團結、充當美帝國主義走狗等等事實逐漸得到覺悟。中國人民這種覺悟加重了蔣介石統治的危機，使蔣介石統治權不能照舊不變的存在下去，使得蔣介石的欺騙失去效力，這就普遍存在於人民中的不滿蔣介石統治的政治危機。進攻解放區的各個戰場上無一處不失敗，從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九個月中被人民解放軍殲滅的正規軍達七十個旅之眾，大量偽軍保安部隊之被殲尚未計算在內。這就造成蔣介石面前的嚴重軍事危機。因其財政經濟政策的極端反動性，

蔣介石的財政危機與經濟危機是空前嚴重了。總而言之，蔣介石統帥集團是同時處在政治、軍事、經濟三大危機之中，爲了挽救危機，他們認爲需要繼續借外債與繼續打內戰。這樣蔣介石的目的和美國帝國主義的目的變成完全一致，這就是變中國爲美國殖民地。蔣介石的危機是蔣介石自己造成的，也是美國帝國主義有意造成的，因爲只有使蔣介石處於嚴重危機之中，才能較快的變中國爲美國殖民地。破壞政協、發動內戰、召開『國人』、製造偽憲、改組『政府』這些活劇，都經過美國人的導演，蔣介石的鼻子現在完全牽在美國人手裏。

對於帝國主義蔣介石助其變中國爲它的殖民地，對於蔣介石需要美國的其他救濟，真是相當相愛的好一對兒。現在『國人』黨組織一團『自由主義』政府，最好借給蔣介石打仗。蔣介石奉命唯謹，一個所謂『介乎調政與政之謂的政府』馬上組成，一大羣反動派居然紛紛登場了。

這批以蔣介石爲首的反動派，發動了十二次叛亂，其中只有兩條是重要的，這就是借外債與打內戰。綱領說：『今後所有舉動之外，應儘量定將爲穩定並『蔣介石』之生產起見之用。』這批匪的變了不，爲的是壓榨中國人民、破壞生產。蔣介石早已派了蔣鼎文到西貢去向他的大老接濟軍火，美國政府除了準備借給蔣介石伍萬萬元之外，最近又在醴陵一筆十萬萬元的借款，杜魯門又從所謂『救濟費』中撥出伍千萬元給蔣介石。經過美國政府的指示，曾經頗有爭吵的所謂『中非友好條約』突然簽字，這些都是指明蔣介石要以建設爲理由，向美國借債，然後又從菲律賓購進美國武器。

借款的用途是打仗，絲毫也不是什麼民生與生產。

綱領中打內戰的一條却寫『中共同題，仍以政治解決為基本方針，只須中共願意和平，鐵路交通完全恢復，政府即以政治方法謀取國內的和平統一。』按照蔣介石的邏輯，政協是中共破壞的，全中國境內只有蔣介石『願意和平』，而中共則從來與永遠都是不『願意和平』的，因此只有以武力討平『敵敵』之一法。這一條也是蔣介石的洋爸爸教給他的。他們父子倆個都要這一條，這不但表現他們企圖消滅中國民主力量的一面，同時還表現中國民主力量異常強大，反動派懼怕自己失敗的一面。蔣介石不是剛剛在他的三中全會上宣佈『政治解決已經絕望』麼？怎麼剛過一個月，又似乎有了希望呢？這種自相矛盾已是表現反動派在人民面前的極大恐慌。

蔣介石政府裏集合的一羣，據說是『有進步思想的』『自由主義份子』，其中美國特別喜愛張羣。中國人民對於張羣並不生疏，他原來就是北伐時期進行『政治南伐』的北方反動派的主要角色，就是與黃郛、楊永泰齊名的老親目派，就是財閥與官僚集團政學系的頭子，現在做了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寵兒。除了張羣等國民黨一大羣法西斯代理人以外，加入政府的還有這樣一批人物：洪鈞、曾琦等，一小羣從保皇黨研究系一脈相承下來的北洋軍閥走狗們所組成的民社黨，一小羣急於做官儘不擇路背叛政協的無恥政客王雲五等幾個所謂『社會賢達』。所有這些封建餘孽、賣國走狗、無恥政客、政治販子，就是美國代理國務卿亞澤遜忙出來表示滿意的人物，就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紐約時辦所

稱贊的『有進步思想的份子』。

一切高等權力都掌握在美國人手裏，蔣介石只是工具，曾琦不過是從美國人手裏討碗飯吃的叫化子。蔣介石一羣中握有次等權力，真能替美國服務的是四大家裏的財力，復興系的武力，與G. C.系的蔣；其他人物也都不過是叫化子之類。叫化子可用以爲寵妾，卻不會真正得到什麼權力。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蔣介石，原來都是寄食鬼。

這個政府是否還有欺騙作用呢？很小，很小。這一類的所謂『政府』，太醜惡了，充其量只能利用一部份人們記性不好的弱點；當人們記起了這些所謂『新人物』就是古老的反動派的時候，當人們從經驗中再一次證明這個所謂『新政府』只是美國政府剝削中國人民與屠殺中國人民的工具的時候，他是一點也欺騙不了中國人民的。

這個政府是否能從美國借到錢？當然借得到。但是不管借的是十萬萬、二十萬萬或更多，蔣介石賣國集團的危機是挽救不了的。既然過去的四十萬萬美元不會挽救過危機，反而造成了今天的危機，就可知道不管再借多少外債，蔣集團的危機不會減少只會加深，直至被危機壓得粉碎。

這個政府是否可以打勝仗？我們斷定：只會繼續打敗仗，絕不會打勝仗。既然從去年七月到今年三月九個月內，蔣介石正規軍被殲滅了七十個旅，可以推斷今年四月以後的第二個九個月內，蔣軍至少會再被殲滅七十個旅左右，並把兩軍形勢根本改變過來。

這四政府是否會擁護蔣介石做『皇帝』？按照美國人的計劃，那是一定的，如果不發生出乎他意料外的事變的話。民國四年，袁世凱爲了要做皇帝，和日本訂立了賣國的廿一條條約；又叫一個美國政治流氓古德諾宣傳：中國應當行帝制，然後叫一批走狗把古德諾稱爲『大政治家』，組織籌安會，實行古德諾的『理論』，擁護袁世凱做皇帝。現在事隔三十二年，蔣介石也和美國訂立了賣國的『中美商約』，又由美國的政治流氓來宣傳說：中國應該有一個如同馬歇爾所說的『以蔣介石爲首的自由主義份子的政府』，然後叫一批反動派集合起來改組成爲這樣的政府，這是一個籌安會。籌安會出現之後，袁世凱不久就垮了台；籌安會出現之後蔣介石的命運是不會好過袁世凱，也許比他更壞些。因爲中國人民的力量比二十二年前已經大了不知多少倍。所不同的，只是名稱，袁世凱是由總統改稱皇帝，蔣介石將由『主席』改稱『總統』。名稱儘管不同，實質還是一樣：一是媚外；二是殘民；三是打內戰；四是走死路。前一件是因，後一件是果。中國人民有不相信這回觀察的麼？請看歷史事實的發展吧！

（三十六年四月）

附：『改組政府』把戲的遷延及破產

——馬西努評——

據中國報紙消息：國民黨已經完成了所謂政府改組的準備工作，這個所謂改組已經遷延了幾個月

之久。中國民主派代表解釋這個遷延的真正原因如下：原來國民黨打算召開了『國民大會』之後立即實行所謂改組政府的，但是『國民大會』的把戲已遭到了破產。中國民主派拒絕承認『國民大會』，因為這是國民黨政府破壞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及其規定的程序而單方面召開的。中國民主人士並且拒絕承認國民黨的『國民大會』所通過的『憲法』，當國民黨宣佈其完成了『憲法』以後，中國民主同盟就發表了宣言，其中說：三月十五日舉行的『國民大會』是違背了政治協商會議規定的程序而召開的。依照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規定：首先應該成立各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然後在各黨派聯合政府的基礎上共同開國民大會，共同負起行憲的責任，本同盟仍保持自己維護政協的立場，拒絕參加此次『國民大會』。其次民主同盟在聲明否認這個國民大會時，並嚴厲的批評了國民黨這一『行憲』辦法。民主同盟在宣言中說：這個辦法不過是在實行憲法的名義下準備長期的內戰及民族分裂，這是政府預先準備好的消滅和平與統一的計劃。宣言末尾說：政府此種行動根本與人民的利益相衝突，本同盟特喚起全國人民堅決反對。

據中國民主人士指出：兩個小政黨（青年黨和民主社會黨）同意參加國民黨的『國民大會』，和贊成國民黨提出的『憲法草案』，是絲毫不能改變原來情況的。事實仍然是事實，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的把戲是沒有成功。他們企圖以此辦法分裂民主派，孤立民主同盟和孤立共產黨；想以此『憲法』使其反民主的內戰合法化，給以所謂『合法』和『憲法』的形式。據民主同盟的意見，完全擁護共產

黨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並且揭露了反動派的陰謀。這時國民黨對解放區發動的冬季攻勢亦遭受了失敗。這一切事實遷延了國民黨改組政府的把戲。中國進步人士着重指出：這個把戲的暫時停演不是因為國民黨的走卒配角們失掉了信心和興趣，這些首領們早就願意忠心的為國民黨服務，並且得到了大批的經費。據益世報這個與反動派有連繫的了解其內幕的報紙說：在召開國民黨的「國民大會」以前，就給了青年黨十四萬萬補助金，並每月補助其四十萬元的經費。據益世報說：社會民主黨領得了八萬萬元的補助金。中國民主人士指出：問題不在於反動派這些假借走卒，而是因為這些假借走卒們害怕目前的軍事政治情況會使他們遭到不良的結果，並且兩黨的下級黨員反對其領袖的情緒亦日益加強。因此青年黨及民主社會黨的領袖們似乎表示出猶疑不決的樣子。其實他們正企圖利用目前已造成的局勢，利用國民黨想趕快改組政府的迫切需要的機會，來提高自己的身價，以便得到更高的地位，譬如他們要求參加省市機關的權利。中國民主人士指出：在美國發生了兩次事件之後，中國反動派又強化起自己改組政府的計劃。第一個事件是美國反動派領袖之一范登堡在克里夫蘭發表演說：他主張中國成立沒有中國共產黨參加的，亦即是沒有中國民主派參加的所謂「聯合政府」；主張民族分裂及以武力鎮壓共產黨。中國民主人士指出：中國反動派認為這個演說是在他們的直接指示，認為是對他們玩弄改組政府把戲的鼓勵，認為是叫國民黨在美國軍事顧問的領導下對民主力量實行進攻計劃的鼓勵。在范登堡發表演說之後，國民黨當即集結了五十萬大軍，向山東解放區舉行進攻，企圖以集中

的打擊殲滅新四軍，然後在短時期內殲滅其他的人民軍隊。同時中國反動派加強其對青年黨及民主社會黨領袖的威脅。但是在開始的幾天中，就表明了國民黨新進攻遇到不少的困難，幾天後即傳來了國民黨在各個戰場上失敗的消息，其中包括在山東的失敗。在這以前國民黨曾忙於宣佈新四軍已經被殲滅了。據中國民主人士的意見，這些情況引起了國民黨改組政府計劃的遷延，直到美國的第二件事件發生之後，才有了新進展。第二件事件就是杜魯門關於援助希臘、土耳其反動派給國會的信。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中國反動派立即加強其對民主力量的進攻，對中國共產黨斷絕了關係，進攻了延安，同時向民主派公開的宣了戰，又加強其改組政府的活動。反動派堅決的相信有美國的大批援助，因此對於青年黨及民主社會黨走卒們就不客氣了，而青年黨和民主社會黨的領袖們亦認為這齣戲應當結束了。在四月三號文匯報公佈民主社會黨準備參加改組政府，因為該黨代表孫寶毅對記者稱：國民黨曾暗示如果小黨派不參加改組政府，則國民黨將不結束調政，最高國防委員會仍為最高權力機關。記者問道：你們是否認為政府此種舉動算是採取正確的步驟還政於民了呢？孫寶毅回答說：「老實的講，我們黨參加政府是破壞了本黨自己的諾言」。中國民主人士評論此項消息時指出，國民黨的走卒們害怕的不是保持什麼人民權利，而是對他們的威脅。現在國民黨認為不要他們亦可以過得去，因之民主社會黨的走卒們亦迫不得已的承認國民黨改組政府不是還政於民，並且承認了他們的黨破壞了自己的諾言。中國民主人士指出：事實上不在於這個黨破壞了自己的諾言，而在於這些黨派背叛了民主事業，

背叛了民族利益。中國民主人士繼續指出：像青年黨的領袖們就無所謂什麼叛變，因為他們始終是站在反動派方面的，他們在參加賣國賊汪精衛政府時就已身敗名裂。中國民主人士指出：國民黨吸收了這樣的黨派參加自己改組的政府，更揭露了自己的反民主的把戲，任何『改組政府』再也不能掩蓋國民黨政府仍然是個獨裁的政府。

（莫斯科四月六日廣播）

蔣政府『改組』的醜態

新華社記者評

新華社記者報導蔣政府『改組』的情況說：在美國帝國主義導演下，蔣介石此次改組『政府』醜態百出。這個政府的組織法與施政方針至今連國民黨自己規定的所謂『立法手續』都沒有完成，然而已經在十八日頒佈了，而且連政府人選都已經弄好了，因此引起CC系王普四等在所謂國民參政會中大鬧，要求討論，否則就是反民主。蔣介石連忙派了張厲生前去解釋，要那批CC份子懂得現在是一個『難關』，所以不得不連忙改組『政府』，連通知他們，讓他們這個所謂『民意機關』討論一下也沒有來得及辦到。經過這一個解釋，那個『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居然就噤然無聲，不再鬧要『民主』了。這個政府的所謂『組織法』，頒佈時曾經規定『政府主席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產生，並對國民

黨中央委員會負責』，於是又引起了反動派內部的爭吵：既然有別的黨參加『政府』，既然說『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就不能這樣規定，否則豈不仍舊是一黨專政？蔣介石這忙答應修改，修改的結果是『政府主席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產生，又不對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負責，也不對別的什麼人負責。』因此，這個政府就成了根本不對任何人負責的政府，成了一個希奇古怪的概不負責的政府。這個既不合法，又不負責的所謂『民主』政府，原來預定於廿三日宣誓就職，於是問題又來了，怎樣宣誓呢？宣誓服從國民黨呢，還是服從別的什麼呢？反動派內部意見又不一致。爲了依照洋爸爸的意思，趕快『改組』起見，只好臨時取補宣誓，不經宣誓就就職。三個狐狸狗黨與一批所謂『社會賢達』的結合，就此連結，婚禮也沒有舉行，草草率率的辦上了。國民黨有個報紙評論這次改組『政府』說：『國民黨是施粥，民社黨、青年黨是討飯。』又有一個報紙說：『民社黨、青年黨是陪客，是分贖。』的確，這兩個黨真是可憐已極。『改組』後的蔣政府裏，正副主席、五院院長和重要的部門如行政、外交、國防、財政等部都在國民黨手裏。交通部是雷大維，這是蔣介石、陳誠和美國帝國主義的親信，但都算在『社會賢達』的眼上。民社黨連一個部也沒分到，青年黨得到向來用以安插閑雜人員的經濟、農林兩部。這樣一點點粥施給民、青兩黨的一交討飯鬼，就只起了搶粥的糾紛。民社黨裏發生了湯壽銘反對張君勱的風波。該黨本來分到國府委員四名，因爲內部鬧糾紛，現在只提出了三名，還有一名至今沒有提出來，鬧得蔣政府的名單殘缺不全，極其難看。民社黨的徐傅霖對記者說：『民社黨願意帶蔣

介石的忙，但是國府委員會是劉空名，沒有事做。要幫忙就要有事情做。」大概想搶個部長做做。據說民社黨因為分贖不均，有分裂的危險。現在「政府」已經上台，但這類醜劇不知要到那時才能演完？國民黨統治區人民對這個政府的普遍輿論說：這個政府是三個黨共同調政，其實就是借外債打內戰。美國反動派的雷兒根在其演說中說得最明白，要繼續蔣介石的『對中共的有效軍事措施』，『求得徹底解決』。然而張羣也免不了顯出自己的異常恐慌，在他的廣播演說中三番四覆說到『嚴重的危機』，他號召反動派一致團結起來挽救蔣介石垂死命運，像負了重傷的野獸顯出了慘厲的哀號。

（新華社北四月廿五日電）

四大家族就是危機

——解放日報社論——

延安解放日報發表題為『四大家族就是危機』的社論，聲厲將介石關於經濟緊急措施的談話。指出：今天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恐慌的根源，就出於美國帝國主義對華的侵略，就出於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統治。

社論稱：衆所周知，如果今天沒有大量美貨泛濫中國市場（去年入超達一萬億餘元），沒有大量美貨資本（四十億美元借款、租借物資和剩餘物資以及如陳納德公司及百多家美國在華公司的投資）控制蔣介石政府在中國的金融工商業，如果沒有像『蔣美商約』之類的賣身契約，乃至如果美國不從軍事和政治上如此支持蔣介石反動集團維持獨裁，進行大規模內戰，試問中國的工商業那裏會如此倒閉？中國的財政通貨那裏會落得如此糜爛？而像今天這樣的恐慌又那裏會爆發？再則，如果中國沒有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賣國專制腐敗統治，沒有他們利用其無限的政治權力操縱壟斷（投機，冒險、偷稅、走私），巧取豪奪（蔣介石今年元旦演說），沒有他們一心一意賣國，在美國帝國主義支持下放肆進行內戰，那麼中國的和平生活早已穩定，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決議早在實施，民主的財政經濟政策早在實行，中國那裏還會有像今天這樣性質的經濟危機？

該報駁斥蔣介石關於經濟危機根源的謬論稱：蔣介石說經濟危機的根源是『因為八年日寇侵略之破壞』，這話可信麼？解放區軍民在敵後苦戰八年之久，其受日寇的損壞不知超過國民黨區多少倍，但解放區却只見安居樂業，不見經濟危機。蔣介石又說：『這是因為『共產黨盡其破壞經濟之能事』，這話可信麼？即是退一萬步講，照蔣介石所說推論，那麼在沒有受到『共產黨破壞』的蔣介石統治地區，尤其西南各省應當是經濟十分穩定的了，但是為什麼在那裏工商業還是大批倒閉，民窮財盡到那般可怕的地步？為什麼在以『破壞經濟為能事』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經濟倒反見不到危機的踪影？

社論並列舉無可置辯的事實，將解放區與國民黨區的社會經濟作一個顯明的對照：中國解放區的面積大過五個法國，人口超過美國，但整個解放區卻沒有乞丐，沒有失業，沒有盜匪，也沒有什麼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這裏的各階層人民正走向豐衣足食。而後者的經濟體系則早已存在了深刻嚴重的危機。這的不說，最近五個月來，據極不完全的統計，上海、武漢、廣州等十個城市，工廠商店倒閉二萬七千家，物價上漲較抗戰前達萬倍以上，農村的破產更不待言。與此同時，蔣政府的財政更加百孔千瘡，山窮水盡。

社論指出：蔣介石解救目前經濟危機的妙計，首先他「尤望各友邦認識恢復經濟、安定秩序、自力更生之措施……予以同情及諒解」，就是美國須從早撥付五億元貸款。其次就大罵一通中國共產黨，目的在動員其國內外反動勢力，繼續大打，企圖用內戰維持其獨裁專制。至於實際解救危機的措施，除了重彈「遏止投機」的老調，加強管制，吞滅中小工商業，更好的庇護四大家族之外，還有「除軍事費用最為必要外，其他建設一律停止」，叫蔣管區同胞必須更加勒緊褲帶，來擁護四大家族的反動統治。

物價儘管上漲，負擔儘管增加，但職工工資必須實際減底，而且決不許可怠工、罷工、爭取改善待遇，這者「從嚴處罰」。因此，這一辦法實施的結果，正如火上加油，使財富更加集中到四大家族手裏，人民大眾更加貧困，新的危機必然更加嚴重。

該報引用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的話指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所謂國家『就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級的封建法西斯獨裁國家』；他們所實行的主義，就是『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而今天站在他們背後並為之擔護的則是美國帝國主義。因此，帝國主義的協助今天國民黨區域的經濟危機和馬歇爾聲明將繼續援助蔣介石等等，這是很自然的。但是美國帝國主義的這種援助，甚至共和黨的紐約先驅論壇報也說『只能延長痛苦』，而且『美國的金元甚至美國金元再加上軍需供應，都不能使此項政府（指蔣政府）永遠維持政權。』

社論結論：蔣介石所領導的四大家族的統治，乃中國人民的最大恥辱與災難，它帶給全中國人民的只能是奴役，危機和死亡。二十年來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經驗和九年來解放區人民的經驗都最好不過地證明了這一條真理。如若要中國免於飢饉、恐慌與衰亡，就決不能有帝國主義的侵略，決不能有四大家族的統治；而必須實行政協路線，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

（三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附：四大家族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

（節錄四月八——十二日東北日報）

經濟危機面面觀

A 財政危機

蔣政府財政危機的特點：是收入的不斷減少，支出的不斷增加；收支不敷的結果，只有瘋狂的印刷鈔票，於是通貨膨脹越來越厲害，物價漲來越高漲，人民的生活也就越來越窮困了。

蔣政府財政收入的情形。據文匯報載，據成志其在去年九月的統計：一、海關進口稅一百萬萬元；二、中紡公司的盈餘每月一百萬萬元；三、偽資產標賣的收入，每月平均三百萬萬元；四、剩餘物資及救濟物資的出售，每月最高二百萬萬元；五、中央銀行通售黃金所得，每月約得一百五十萬萬元；六、中央銀行售外匯所得，每月約一千萬萬元。以上六項收入，充其量每月為一千七百五十萬萬元；全年亦僅只二萬萬萬元左右。

再據方治平及楊培新二人的估計：去年上半年蔣政府收入合計七千六百餘萬萬元，下半年收入合

計一萬萬萬元。總之，三人的估計，數目有接近之處，我們可以斷定：去年蔣政府的收入不會超過兩萬萬萬元。

現在再來看蔣政府支出的情形。去年五月，蔣政府財政部長俞鴻鈞說：『政府已將本年度預算總額二萬五千萬萬元用去一萬五千萬萬元。』據一般估計：去年全年預算二萬五千萬萬元，實際上到五月就用光了。據龍成武氏的計算：去年七八月間，蔣政府每月的支出已達一萬萬萬元左右，等於一九三七至四二年每月平均開支的一千六百五十倍，等於北洋軍閥統治的一九二五年每月平均開支兩萬餘倍。據此估計，蔣政府去年全年的支出，要達八萬萬萬元至十萬萬萬元，約超出其全年預算的四倍至五倍。蔣政府全年收入兩萬萬萬元，支出八萬萬萬元，至十萬萬萬元，一年之中的財政赤字，就要達六至八萬萬萬元。

這樣龐大的財政赤字，用什麼辦法來彌補呢？正如宋子文的自供謂：『唯一辦法』，就是『主要靠印刷機來彌補』。蔣之財政部在上海有五家工廠，幾十架印刷機器，日夜開工，趕印『法幣』。據統計：一分鐘要印出一千六百萬元；一天一分鐘也不休息的拚命印，但還不夠用的，所以還要到美國、英國去印。『法幣』究竟印發了多少呢？從未公佈過；但據財政評論十四卷五期及保日報合衆社記者的消息：早在去年八月，發行額已達十多萬萬萬元。這就是蔣政府每月財政赤字百分之八十點五、即八千餘萬萬元的『財源』。

蔣政府濫發紙幣的兩面必然結果：一、向美國借債，靠美金來支援；這樣就加強了蔣幣對美元的依附性，因之也就加強了美國對蔣政府的統治。實際上蔣介石的『法幣』早在太平洋戰爭後就從戰前的英鎊與美元的共同附庸，變為美元獨佔的附庸了。這就是蔣區殖民地化表現之一。二、惡性通貨膨脹，使蔣政府的財政經濟危機更加擴大與嚴重。

B 工商業危機

蔣政府工商業危機的特點：是大批工商業的倒閉。根據最近的材料，近五個月以來不完全的統計，上海、廣州、武漢等十幾個城市，工廠商店的倒閉，已達二萬七千家以上。上海自去年六月至十月，倒閉一千六百家。十一、十二兩月，京滬兩地合計又倒閉三千家。舊曆年關時，上海有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分之企業宣告破產。西南經濟中心的重慶一市，自去年入秋至十二月中旬，不到半年，即倒閉七千餘家之多，即百分之八十都關了門，開了歷史上空前的紀錄。譬如佔重慶工業重要地位的機器工業，據大公報載：目前已由抗戰時期的四百卅八家，倒閉得只剩一百八十二家了；即在此一百八十二家中，還有百分之五十處於『暫時停工，待機復業』的狀態中；其餘亦均『半關門』或以打鐵釘度日。據聯合晚報載：北平社會局統計，北平自去年一月到十月，歇業商號達一千六百家；平均每月有百家以上關門；現在一般商號，都吃窩窩頭。去年年終，天津也有一千五百家大小工廠關門。本年一月份，天津茶商、南貨

商、藥材商倒閉者計達五十餘家，雜貨商與鹽商倒閉者二百餘家，批發商倒閉者五十餘家，棉商倒閉者廿餘家。漢口去年十月十五日到廿日五天中，全部倒閉公司行號達一百一十七家，平均每天倒閉廿三家以上。以上是就大城市而言。至於許多中小城市的中小工商業，其命運那就更悲慘了。以四川言：夾江紙業倒閉者達六千五百家。樂山紙業倒閉了九百家。以號稱『天堂』的蘇杭兩地而言：蘇州的店舖排門，十室九闕，報上充滿了清理廣告；一月之內，商店倒閉者一百廿家。據杭州市府報告：杭市至去年年底，一年中停業的工廠商號達二百五十家。杭市以『吃的世界』聞名的延齡路，現在大小酒館，均門可羅雀。至於山西的太原，陝西的西安和甘肅的蘭州等，凡蔣佔區所有的大中小城市，無不『倒風』盛行。據去年九月十二日上海經濟週刊舉承蔣之統計：蔣區原有的工業體系，是百分之八十以上都瓦解了。以上海為例，民營國營之工廠合計原有之四千零五十家，現已倒閉三千一百六十家，佔百分之七十八。

C 農村經濟危機

蔣區農村經濟危機的特點：是農民的大批飢餓和死亡，耕種沒法進行，農村破產。據聯合國經濟總署的統計，各省災民人數約計為：湖南五百萬人，河南四百萬人，江西二百萬人，山東二百五十萬人，浙江、福建、山西和廣東各為一百五十萬人，安徽、廣西各為一百萬人。這些數目都是最低的估計，實際上的災民人數遠過於此。例如河南的災民達八百萬，從日本投降到去年六月就餓死了二百廿萬

人。再如湖南吃草根、泥土、樹皮以維持生命的農民，就達七百萬人。廣州在去年三月廿九日就餓死了九百多人。潮汕有一個四百人的村莊，十日內餓死了一百廿人（去年三月廿九日新聞報）。湖南衡陽附近有一個一百四十人的鄉村，餓死與逃亡者達六十人（去年五月廿六日大公報）。素稱「天府之國」的四川，已有二千萬人瀕於飢餓，但去年蔣介石却還徵實田賦一千五百萬石。如已遭受四十年來空前未有之旱災的邛崃縣，田賦徵實仍達十三萬石，而全縣收成僅只十六萬石，如以該縣全人口數卅七萬人計算，平均每人一年分不到一斗糧食。據統計，蔣區三萬萬人民，現下巴有一萬萬人民陷於飢餓的境地。

由於蔣介石瘋狂的抓丁、抓伕，青年農民大批被抓及大批的逃避兵役，致使蔣區廣大農村壯丁稀少，田園荒蕪了。本來蔣區的壯丁就已很少了，因為在抗戰期中已減少了八百萬至一千萬人；如僅以雲南一個不大的省份來說：抗戰期中就徵共八十萬，徵伕卅萬。現在蔣介石從事內戰，仍要繼續抓兵、抓伕，這就使廣大農村的壯丁更稀少了；因之蔣區的耕地面積就不得不大大的縮小了。據統計：去年上半年的荒地，江西佔可耕地的百分之六十二，湖南佔三分之一，安徽佔三分之一，河南佔四分之一，廣東佔四分之三。其他各省的荒地也大量存在着。

耕地面積的縮小，勢必引起農產量的減少；而蔣介石的徵糧和苛捐雜稅却又因內戰之擴大而繼續增加。譬如去年的徵糧（包括徵實、徵借）共一萬萬一千七百五十七萬市担，即較前年增加了一倍；

那麼今年一定還要增加，這樣就使農民的負擔更重。據統計：蔣介石統治下的三萬萬人口，包括男女老幼，每戶平均以五口計算，每年的負擔竟達廿萬元及糧食一市担七斗。至於數倍於此的敲詐勒索與貪污中飽等，尙難以統計在內。蔣區到處民變蜂起，那就是農村經濟危機最具體的表現。

D 三種危機的交織

今天蔣區的經濟危機，是財政、工商業和農村三種危機交織在一起的局面。三種危機互相影響，互相推動。財政破產的結果使通貨更加膨脹，物價更加暴漲。物價暴漲，工業成本高昂，民族工業無法與美貨競爭，只有紛紛到閉；同時物價暴漲，使人民購買力低落，市場縮小，也日益促使商品銷路陷於日暮窮途。農村危機的發展，廣大農民陷於破產，不但縮小了工業品的市場，且枯竭了財政的稅收，使財政危機加深。同時民族工業的崩潰，減少對農民產品（作為工業原料用）的需要，必然加速農村經濟的破產。這樣互相交織的結果，推動了整個經濟的總危機日趨嚴重。

經濟危機從何而來

蔣政府的經濟危機從何而來呢？現在首先說明：蔣政府的經濟危機，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十年左右便要發生一次週期性的經濟危機不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主要是因為生產過剩和市場狹

小的矛盾，而目前蔣政府的經濟危機，是有其特殊的原因。蔣政府的經濟危機，過去曾經發生過兩次，而這一次也與以前兩次不同。一九二九年蔣政府有一次經濟危機，那主要是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外貨在中國減價傾銷，民族工業紛紛垮台，農產品出口大大減少，故失業普遍及全國。一九四四年蔣政府又發生一次經濟危機，那次雖然是因為通貨膨脹引起來的，但也與目前這次經濟危機的原因不同。

這次經濟危機的原因是什麼呢？有的人認為工業危機是因為工人的罷工、怠工和工資太高，這完全是荒謬的說法，實際上發生罷工、怠工的原因是工人因物價太高而活不下去了。有人認為農村危機是單純以天災，其實這種說法不是存心欺騙便是極為幼稚；因為在蔣區沒有天災的地區也在鬧危機，同時天災也是人禍造成的，例如老百姓已經在吃樹皮草根的時候，蔣家官府不是還在徵討軍糧嗎？卑鄙無恥的『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在視察了十四個省以後，認為造成農村危機，是因為中國的人口太多了，要『挽救』危機就得減少人口，並得出以內戰來減少人口以『挽救』危機的結論，這批中國的馬爾薩斯主義者們，簡直毫無人性！蔣介石的『戈貝爾』彭學浦說：經濟危機是『鐵路公路的破壞，致使物資不能流通……』的結果；蔣介石和他的『戈貝爾』又說：經濟危機是過去日本和現在共產黨的破壞等原因。關於這些，解放日報在一篇社論裏簡明的提出兩個反問：一、解放區在抗戰中受日寇之破壞不知超過蔣區多少倍，何以解放區不發生經濟危機呢？二、在西南各省共產黨未到，為什麼也發生經濟危機呢？這樣便塞住了他們的血口，使之啞聲無言了。

至於蔣政府經濟危機的真正原因，是由於以下三點。

A、反動的財經政策

代表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四大家族，爲了保護與發展其「官僚資本」的「買辦資本」所實行的財經政策，就是操縱、投機與掠奪；所以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以至民族資產階級破產了，這就必然引來了經濟危機。關於他掠奪的「功績」，陳伯達同志在中國「四大家族」一書中，有極詳盡的論述與舉例，現在將其中最近發生的一番金風潮——這個典型的例子來看看。

四大家族藉故使黃金暴漲，其經過如下：黃金由每兩二十餘萬券幣漲至九十餘萬（黑市超過百萬），四大家族乘機大量拋售黃金，由中央銀行在數天內就拋售廿餘萬兩，賺得暴利將達一千萬萬元以上。在一月廿三日至一月廿六日一天內，又由中央銀行的金條達一萬五千條，這樣馬上使蔣區各大城市的物價迅速暴漲，整個市場陷於極度混亂，許多中小產者紛紛破產。如廣州一地，馬上即有民營銀行八十三家關門；上海、南昌和徐州等地，甚至爆發搶米及打銀樓的事件，致使蔣介石不得不派特務頭子鄉介民去滬鎮壓。到二月十一日以後，投機者的黃金多已脫手之時，蔣政府便下令禁止黃金買賣，結果十二日以後，各地金價劇烈下跌；市場更加混亂，危機加深。此種「黃金政策」就是一種「黃金劫」，爲官僚資本投機發財的手段之一。根據最近中央社消息：國民黨監察院於一月中旬關於「黃金風潮」的報告書中，

證實黃金風潮是由蔣之中央銀行直接促成者。該行總裁貝祖貽與上海大投機商人黑市金號老闆詹蓮生等勾結，操縱投機，大發『危機財』。同時國民黨監察院對貝等之『彈劾』書中，又洩露此次黃金潮蔣介石負有直接責任。實際上孔、宋等都從中發了『投機財』。

四大家投機操縱，製造危機而發了大財以後，又以經濟危機為理由而頒發了『緊急措施方案』。該案之主要內容，實質上約有以下幾條：一、加重直接掠奪人民的稅收；二、禁止中小商業者有任何貿易或取得外匯的自由；三、統制物價，加強壟斷；四、進攻勞工，降低工人生活水平；五、禁止閉廠、罷工、怠工……。總之，這一個剝奪人民任何謀生權利，進攻中小民族工業，加強官僚資本主義的獨佔，便於四大家族投機操縱的方案，是四大家族吸乾全國人民的血而自肥的最惡毒的辦法。甚至連合衆社亦於二月十六日的電訊中說：『此一辦法對於經濟危機，只會火上加油』。由此可見，四大家族本身就是一投機掠奪之集團，只要四大家族之統治存在一天，投機掠奪之風，即一日不止。

B、反動的內戰政策

『從內戰與買辦起家』的四大家族，爲了保持其封建法西斯的統治，爲了保持其官僚資本的發展，掀起了向人民進攻的空前規模的內戰；可是這個內戰是要交出很大一筆軍費的。僅以蔣介石的陸軍與薪餉而論，每月數目就達五千餘萬萬元；至於戰爭的消耗及其他軍事用費，數目當然更大。另外

他的黨務、特務、警察等等龐大法西斯機構的費用，與軍事費用爲一與三之比，月需二千萬萬元。以上兩項就構成他整個開支的絕大部份。至於軍糧方面，年需二千一百餘萬市担，合穀四千餘萬市担；已與田賦徵實加上徵借的全數相等，但龐大官僚內戰機構所需要的食糧，尙未計在內。

這樣龐大的軍事用費和軍用糧，而他的收入却又極爲微小（一月經費收入僅及開支的十分之一），就自然造成其財政危機。本年度蔣政府公佈的預算總支出爲九百餘萬萬元，並公佈軍費僅佔其中百分之四十，這是誰也不會相信的。實際上本年度蔣政府的支出和軍費數字，要大過此數目幾十倍以上。就是連蔣的國防部次長林蔚於一月四日在『參政會常駐會』的報告中也說：『國防部總預算經核定爲三萬八千餘萬萬元，但與實際需要恐相差甚鉅。』美聯社於上海一月四日電中稱：『上海觀察家均指出：政府全部預算仍是百分之八十用於軍費。』經濟學家馬寅初在一次演講中指出：『一九四七年決算，實際將達二十九到四十萬萬萬元，這是財政上的死路！』

四大家族發動的內戰規範日趨擴大，戰爭失敗日趨嚴重，其軍費支出隨之而愈多；其鈔票的印刷亦隨之而增加；這樣他的財政危機也就愈益厲害。同時爲了增加軍費，又必定更加拼命的加重剝削人民，使人民再加上物價日高的負擔，那就一天一天的更貧困了。

至於他發動內戰給他財經的破壞性，那是很廣泛的，如對農村經濟的破壞，就十分嚴重，現在我們就不多說了。

C、美帝國主義的侵略

蔣介石爲了得到內戰的武器、彈藥和戰費，就要賣國（訂立了『蔣美商約』的賣身契約）；美帝國主義爲了侵略中國，想把中國變爲他的殖民地，所以就對蔣介石大量援助（四十萬萬美元借款、租借物資和剩餘物資……）。由於蔣美互相勾結的結果，使美貨排山倒海而來，大量傾銷於中國市場；甚至在美國扶助下『日貨又捲土重來』；去年蔣區入超即達一萬萬萬餘元，使民族工業無力與外貨競爭，於是只有紛紛倒閉了。上海商報主筆駱法華說：『要知道有什麼工業倒閉，只要看海關統計中有什麼美貨進口。』『美美國生活』，這是去年三月間宋子文宣佈新匯率時說明的政策，他說爲了平抑物價，特來一個特匯價，希望藉美貨來維持生命。因此跟着花旗棉子、花旗棉花、花旗布疋、玻璃磚帶等等價廉物美的美貨，都泛濫於中國市場；但物價並未平抑，匯價卻跟着提高，物價也更高了。特別是『蔣美商約』以來，更開一新紀元，大門大開，讓強盜登堂入室。中國人民方打了一隻狼（日帝國主義），却又引來了一隻虎（美帝國主義）。這隻虎把中國從天上到地下都要吞進了虎口。所以，『美國的獨佔資本在歡笑，中國的官僚資本在舞蹈，而中國的國民經濟和民族資本只有死亡了。』據統計，美國侵略所造成的中國工業危機，較之九三五年到三七年日貨傾銷與走私最厲害的時期更甚在抗戰前一年是日軍經濟侵略中國最厲害的一年，但在那時期以上海爲例，一年倒閉之工廠僅一百

一十家，而且同年新開設的工廠還有四十九家；但抗戰勝利後一年，上海就倒閉了三千一百六十家，至於新開設的工廠，則絕無僅有。從此可看出美國的侵略對中國經濟之威脅，有甚於日本。

解放日報二月十八日的社論題為：『四大家族就是危機』。一點不錯，今天蔣區的經濟危機之根源：就在於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四大家族的統治。如果沒有美貨傾銷，沒有大量美資控制蔣區的金錢工商業，如果沒有『蔣美商約』的賣國條約，乃至如果美國不從軍事和政治上支持蔣反動集團進行大規模內戰，中國的經濟危機那裏會爆發呢？再則，如果中國沒有四大家族的賣國專制、腐敗統治，沒有他們利用其無限制的政治權力操縱投機，巧取豪奪，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放縱進行內戰，那麼中國的和平生活早就確立，政協的各項決議早在實施，民主的財經政策早在實行，中國那裏會有像今天這樣性質的經濟危機呢？

蔣介石的經濟危機深刻了

——新華社時評——

四月十六日蔣介石宣佈其『政府』改組，把政學系、青年黨、民社黨這批軍閥、官僚、政客、買辦、漢奸拉進政府。在這前一天即四月十五日，蔣區物價開始了新的瘋狂的上漲，半個月來，漲風正

步步高升，已使整個蔣管區經濟發生嚴重的混亂。據各方消息：這次物價之暴漲，其劇烈程度超過了今年二月黃金美鈔風潮，而且還在繼續發展中。

在二月經濟風潮中，蔣介石頒佈『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把四大家族所造成的經濟災難，以強力轉嫁到工人、農民和中小資產階級身上，並且在『緊急措施』的幌子下，把他的法幣貶值幾乎到去年九月的四分之一，即規定美金對法幣之比例為一比一萬二千元（去年九月官價為一比二〇五〇），黃金每兩為法幣四十八萬元。這一規定等於把使用蔣幣的人民財產，憑空搶去了幾乎四分之三，他很以為這樣總可以把經濟危機拖延一個時期。但僅僅兩個月，新的更大的經濟風潮已經降臨到蔣介石的頭上了！

據五月四日消息，上海美金黑市已漲至一比三萬，即比二月份美金黑市漲了兩倍半，此中大部份為四月十七日以後十八天內漲上者。上月廿四日黃金每兩已達一百一十萬元，即漲了近二倍半，而其中大部份亦為四月十七日以後八天內漲成者。這一次的經濟危機，不僅表現在黃金美鈔之上漲，而且表現在生活必需品的上漲。據中央社自己對物價的報導，南京四月中旬，一般物價已比去年十二月漲了十一倍。四月份糧食與紙之漲風，中央社已稱為『驚天動地，紀錄』；其實在四月下旬物價的更『驚人』的『紀錄』近正在產生。上海米價在本月五日已漲至卅萬元（官價為十六萬八千元）；北平四日大袋麵粉已由一週前之廿萬元漲至卅五萬元；上月廿九日北平大米由每斤一千元漲至三千五百元。太原上月

廿一日物價與二月『緊急措施方案』時比較，小麥由十四萬元漲至廿萬元，明星布由廿萬元漲至廿九萬元。長春物價四月份較三月份平均指數漲四分之一強。福州大米本月四日漲至廿二萬餘元；南昌大米本月五日已漲達十二萬元（？）。

濟南物價『一日數漲，市場漸趨紊亂』（中央社）。此外，昆明、重慶、成都、長沙、武漢各地物價無處不長。僅根據極不完全材料，蔣介石在二月份頒發了『緊急措施方案』後到四月為止，平均各地物價漲了一倍，黃金美鈔則在兩倍以上。新的物價風潮，首先是使廣大貧苦人民生活日趨絕望，挺而走險。上海工人四月底以紡織工人為先導，已正式向蔣政府提出取消凍結工資於一月份水平的要求。本月二日杭州亦發生搶米風潮，搗毀米店與警察派出所。三日杭州米商大請願，使浙江蔣政府不得不宣佈杭州戒嚴。上海也發生了一千人打米店的事情。武漢區蔣記公教人員，以物價飛漲，生活艱難，已決定赴南京請願。保定公教人員也以薪金收入不足維持一人最低水準的生活，五日起正式簽名向南京請願。開封河南大學與青島山東大學教職員，已于四、五兩日先後罷教，要求增加待遇；山東大學學生亦于九日罷課。白崇禧也在南京糧食會議上對於內戰軍糧表示悲觀，他說：『糧食問題將益為急迫。』

所謂『改組』了的『政府』對於這個普及全國的物價漲風有什麼辦法呢？一點新辦法也沒有！他們仍然走著已經證明完全失敗的『緊急措施』的老路，即對內更加緊壓迫剝削人民，對外向美國伸手借債，以圖延長其內戰的經濟命脈。

蔣介石應付這次經濟危機，比二月份更加橫蠻，不允許上海報紙刊登盡人皆知的黑市消息，拿『逮捕』來威脅報紙的編輯和記者。上月廿七日又頒佈了『黃金外幣買賣處罰條例』，對於未經蔣政府允許買賣黃金、外幣者將加以極重的處罰，就是說，只有四大家族才有買賣黃金、外幣的特權。物價這樣飛漲，上海工人的工資仍然被停留在一月份的水平不許增加。上海蔣政府五日宣佈實行米的配給，但是立刻又宣佈取消。美聯社說：這是由於『形勢日益惡化，人民漸趨不安』，所以弄得蔣政府手忙腳亂。

蔣介石唯一的主觀上的希望，還是在借美債來打強心針。但是一天一天接近經濟總崩潰的蔣介石，獨裁、賣國統治無論如何也找不到起死回生的妙計了。

四月中旬開始的蔣管區物價風潮，對於蔣介石反動集團，像到了第三期的梅毒，一發起來，遍身潰爛不可收拾。『緊急措施』不靈；打下延安開慶祝大會也不靈；『改組政府』又是不靈；大借美債也一定不會靈。蔣介石的三種危機，即：政治、軍事、經濟的危機，互相激盪，互相助長，猶如火山的噴發。蔣介石反動集團正是坐在這座噴發的火山之上。

（新華社陝北五月七日電）